

内明

7



目 錄

閑話中的真理·····	竺 摩	3
中國淨土教理史·····	印 海 譯	4
真理的語言·····	淨 海 譯	7
畧論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之思想·····	鄭 捷 順	27
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五）·····	胡 信 田	32
漫談禪宗與六祖·····	李 秀 梅	9
大藏經與紫柏·····	梁 永 康	12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七）·····	慧光居士	14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五）·····	聖 印	18
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三）·····	寬如、榮	21
瑜伽師地論披尋記彙編（六）·····	韓 清 淨	24
大學教育之使命·····	白 志 忠	35
今代狂潮·····	新 斯	37
佛化典禮證詞·····	慧 峯	41
拾貝記·····	胡 信 田	42
心雨記·····	胡 猛 浪	43
參禪要怎樣地下功夫·····	雲 妙	44
禪學隨筆·····	姜 渭 水	45
禮佛有感·····	仁 相	31
信仰佛教之因緣、奉行佛事之概況·····	陳 鐵 庵	46
梅妃的守節不屈·····	林 兆 美	47
生命的曙光·····	古 清 美	84
佛教書院詩課·····	佛院學生	49
青年應否出家論·····	潘 式 詮	50
一得之見兩則·····	李 家 永	51
教界簡訊·····		52

佛元2516 中華民國六一年十月八日出版
西元一九七二年

社址：香港九龍深水埗醫局街一七六・一七八號

承印：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五-七一一六五四

社 長 釋 敏 智
督 印 人 釋 洗 塵
發 行 人 釋 金 山
編 輯 本刊編委會
出 版 者 內明雜誌社
藝術設計 佛院藝術系

閑話中的真理

竺摩

——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成立二週年獻詞——

全國佛青總會成立，倏忽到了兩週年。過去的佛青雖有各別團體，現在則有了整體的組織，且能站住佛青的崗位，開始尋求發展新的途徑，協助佛教推動與社會有利的善事，來發揚佛陀救世的精神，這是值得紀念的。我想趁此機會說幾句話與佛青相勉，兼作慶祝。

佛教傳到現在已有二千五百多年，似已成了一個老大的宗教，雖然它的真理是「亘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常新」，可是隨時代潮流的演變，自然也有失真的地方了；而佛教的律制雖然謹嚴，法久弊生，有些規則，也不能不鬆弛了。由於教義的失真與誤導，因此一切神怪而富有迷信色彩的東西，多混入了佛教的內部來；由於教制的鬆弛散漫，為教徒的亦多把自己個人的利益看得太重，教團的利益反而被置諸腦後。這都是因組織的鬆弛與散漫而造成的。所以這時候，作為佛教外護集團，佛教青年既有了新的組織，大家應為維護這個良好基礎，使其精誠團結，尋求新的發展途徑，創造出富有生氣的新佛教外護的力量。但「工欲善其事，必須利其器」，因此，我對健全佛青的本身，有些閑話要談：

A、心情樂觀：擺在眼前的事實，社會環境不良，謀生「求過於供」，佛教的環境又是沉悶而缺少生氣，往往都會令青年人意志消極；可是我們是佛青，應用佛理透視世事，遇事要向光明處去看，不向黑暗處去鑽，心情要樂觀，包括樂天、樂羣、樂善、樂道、樂讀書、樂服務，只宜前瞻去找快樂，不要回顧去尋安慰。富於事業性的佛青，必先要對人生抱着曠達的樂觀。

B、追求真理：人生的高尚意志，應在追求真善美的意境。科學、哲學、宗教，都各有它的真善美的哲理，所謂「言之有故

，持之成理」，而我們須要運用智慧，去選擇其能徹底解決人生社會諸多問題的哲理，自然這種哲理在佛教中是可以找到的。我們對佛理要鑽堅研微，加深認識，然後從認識中養成虔誠肅穆的宗教情操，藉以鍛鍊自己，要在人海的浪花上站住脚跟，才不會被社會的洪流沖走。

C、面對現實：理想的世界，是美麗的；現實的世界，是醜惡的。我們對未能盡善盡美的醜惡一面，不必抱着悲觀；對自己本身的缺點，亦不必自卑自怨。應學大乘由出世而入世的精神，對付醜惡的一面去改善；抱「勤能補拙」的態度，鼓舞自己。對他人的缺憾，尤宜寬恕，容忍，同情與諒解。明儒呂叔簡說：「放大我們的心來容納天下之物，虛心以接受天下之善，平心靜氣以論天下之事，潛思默想以視天下之理，正心誠意以應天下之變」。如此面對現實，無往不利，毋須存着逃避底心情。

D、控制情緒：佛教導人修養的工夫，在「心能轉境」，不是「心隨境轉」。心之所以會被外境轉去，是因沒有定力能控制情緒。所以佛經說：「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人生的情緒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中國的儒書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而中節謂之和」。前者是指情緒未發的天真境界，也是中正之道；後者是指情緒既發，能夠控制得住，叫做「中節」，能中節合度，就能和樂自然了。那麼對處世做事來說，控制情緒，在一段和氣中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菩薩修行四攝法的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就是過着中庸合度的生活，為佛青處世服務所宜修學。

E、深信不疑：佛教主張由理智建築信仰，不是祇講信仰，不許懷疑；不過有疑應多尋求解決，

（下轉第23頁）

中國淨土教理史

望月信亨作
印海譯

第一章 總叙

淨土教是信仰諸佛及其淨土之存在，現在仗蒙佛陀慈悲攝護，死後期望往生淨土的大乘佛教之一派。諸大乘經論中雖說明十方世界有恒沙無量諸佛，彼等諸佛，各各安住於彼佛淨土，並於中教化衆生。然而有關於其他諸佛及其淨土，極少說到，不過唯有阿彌陀佛，阿閼佛，藥師等諸佛有個別經典之述說。就中關於阿彌陀佛經典佔絕對多數，詳述彼佛從因位開始發願修行，乃至其淨土西方極樂世界之結構莊嚴。此一事實可證明阿彌陀佛的淨土，自古以來就被選爲諸佛淨土的代表。

從印度以來，彌陀淨土特別盛行，龍樹之十住毘婆沙論，堅慧之究竟一乘寶性論，世親之無量壽經優婆塞舍等皆表明有願生淨土之意願。大悲經第二，大法鼓經卷上，文殊師利發願經、大方等無想經第六等傳說祁婆迦比丘，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文殊師利，增長女王等，皆有願生彼佛淨土之願誓。迄至流傳中國，道俗歸向者幾千萬，於是淨土法門澎湃傳播於亞洲各國，成爲諸民族之實踐的信仰。故說淨土教，雖然通指諸佛淨土之教旨，但今依如上之事由，專述有關彌陀信仰弘通的史實。

有關佛教最初傳入中國之年代，始於四十二章經序以及牟子理惑論，出三藏記集第二、梁高僧傳第一等，皆述說在後漢明帝時代，明帝夜夢金人，遣蔡愔等去西域求法。彼等伴隨迦葉摩騰等還洛陽，於永平年中，摩騰譯出四十二章經，故歷代三寶紀第二等依於此說，認定明帝永平十年（西元六十七年）爲中國佛教

初傳之年代。然而四十二章被認爲是後代在中國僞撰的。又迦葉摩騰來華的傳說也沒有可信的根據，這些被認爲全係後人所捏造。又歷代三寶紀第一、唐法琳之破邪論卷下說：秦始皇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不信遂將防等囚禁，夜有丈六金剛，來此破獄而出，始皇驚怖，稽首謝罪！此事在釋道安及朱士衡等經錄中亦有記述，但道安之經錄等早已佚散，究竟其中如何記述，不得詳知。不過，在藤田豐八氏之「東西交涉史之研究」一書中說：關於史記第六，秦始皇本紀三十三條中有禁「不得祠」之語。「不得」是佛陀 Buddha 之音寫，即是禁止祭祀佛之意思。始皇信仰神仙之法，是求不老不死之人，所以厭嫌佛教之無常觀，故有禁止之論調。佛陀一語，古時有浮屠，浮圖，及復豆之音寫，現在想來以「不得」爲「佛陀」最古之音寫亦頗有其理，倘若依此推論，始皇之時如有禁止祭祀佛陀之說，則可看出道安錄等之記事，即是傳述此事。始皇三十三年（西元前二百一十四年），印度之阿育王，即位之第十八年，（即當西元前二百三十七年）派遣傳道師到健駄羅（Gandhara）及大夏（Bactria）等地。從而當時再由彼等地方，更進展到中國本土傳道，也不無可能，然而因即時遭到禁止，而不能翻譯佛典，故未能使之成爲中國佛教輸入的起源。

中國佛教之初傳，約在前漢哀帝時代，三國志魏書第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之註引用魚豢之魏畧記載，前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有博士弟子景盧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浮屠經究指何經雖未有說明，但就「魏畧」所提之浮屠經，舉出釋尊

之降誕及其父母等事看來大概與修行本起經的佛傳有關！總而言之，這是說明在西元前二年頃，大月氏王之使，已將佛經以口授傳受於中國學者，此即中國佛教最初傳來之說。隨後王莽之建國元年（西元九年）因與西域交通斷絕，一時佛經東來亦就中絕，一直到後漢才恢復兩國交通，佛教亦就相續次第傳來。後漢書第七十八西域傳說：楚王英始信其術（即佛教），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又同書卷七十二列傳第三十二，光武十王列傳說：『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西元六五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贖，英遣部中令奉黃纁白紵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纁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根據以上所載，楚王英於明帝永平八年之前，早已歸依佛教成爲優婆塞 *Upasaka*，知道從事齋戒祭祀。若然！佛教在永平之前，顯然已流行於社會，隨後明帝夜夢金人始知是佛，遠使西域求法，這並非全然違反史實的推察。

後漢靈帝光和二年（西元一七九年）支謙所譯出般若三昧經爲淨土教其傳來之嚆矢。接着吳支謙，西晉竺法護等翻傳大阿彌陀經，平等覺經，姚秦鳩摩羅什，劉宋寶雲，同夏良耶舍等譯出阿彌陀經，十住毘婆沙論，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等，這樣一來隨着淨土之經典相繼翻譯，道俗之間漸次產生信奉者。最初發願求生西方者如西晉之闕公則。其後追隨發願往生者相續不絕！此中更有名者是東晉慧遠大師，彼在南方廬山結白蓮社，與大眾共同精修念佛三昧，依般若三昧經爲主，以見佛往生爲要期，遂至成爲中國淨土教的主流。劉宋已後淨土之信仰漸次傳播各地，無量壽經等之講說風行，彌陀佛像也相繼造立。北魏宣武帝時，菩提流支譯出世親之無量壽經優婆提舍，接着曇鸞爲之注解，兼依十位毘婆沙論之難易二道，主張他力、本願，始闡明淨土立教之本義，以北方并州地方爲中心，很多人發願希求往生。至周隋時代盛行經文之研究，慧遠、靈裕、吉藏、法常等作有無量壽經及

觀經等疏。又智顗、道基、智儼、迦才等各著書論說佛身、淨土等，呈現蘭菊競美之觀。當時地論師以及其他學派，多有彌陀信仰之傾向，然攝論學派諸師以爲觀經等之凡夫往生是所謂「別時意」之說，順次往生是不可能，爲淨土之弘通上受到不少妨礙！至唐代道綽、善導等出世，繼承曇鸞之教旨，極力強調佛之本願力，又鼓吹末法思想，述說時教相應之重要，特別是善導以古今指定之氣概，撰作觀經疏，論破諸師之立義，穩固淨土教義獨立之基礎。日本法然信奉其說，倡導淨土宗已來，日本學者依彼之主張發揮無餘。當時在長安有智首、靖邁、惠淨、圓測、道穗、道闇、懷感等，各各作疏解釋阿彌陀經、觀經等。又新羅亦有慈藏、元曉、義湘、法位、玄一、憬興、義寂、太賢、遁倫等諸師皆各製經疏，淨土經文之研究達到最高潮，這是初唐時受到一般教學勃興的影響。

唐開元之初，慧日由印度回國，當時禪門諸師以爲淨土不過是引導愚人方便虛妄之說，慧日對此痛加反擊，提倡念佛往生的要義，自成一派。接着有承遠、法照、飛錫等繼承其說，以念佛三昧爲無上深妙之禪門，亦極口排斥禪徒之空腹高心，當時禪徒之間亦有此共鳴，如五祖門下之宣什倡導南山念佛禪，六祖門下之南陽慧忠亦提倡行解兼修，至法眼之嫡孫永明延壽更說明空有相成之理，並且極力鼓吹禪淨雙修之要門，自成一種禪風。迄至宋代之天衣義懷、慧林宗本、姑蘇守訥、長蘆宗頤、黃龍死心，眞歇清了等皆修淨土。又居士中之楊傑、王古、江公望、王闖、王日休等皆禪淨雙修，皆可以說是繼承其遺風者。

天台宗亦多有淨土之信奉者及義解者，其中以宋代之行靖、澄叅、義通、源清、文備、遵式、知禮、智圓、仁岳、從義、擇瑛、宗曉等，相繼作觀經疏，阿彌陀經疏，并撰諸書闡明淨土之教旨。就中以回明知禮之觀經疏妙宗鈔最爲有名，其主張約心觀佛之說，是一種台、淨融合論，受古來台家之所重視。接着有餘杭元照，挾南山律以敷揚淨土教，作觀經等疏，成一家之說，門人用欽、戒度等亦各作注書祖述其說，後至南宋時代由俊芻將之傳入日本。此等皆可稱爲宋代淨土教學之復興。又當時結社念佛

之法門流行南方。省常、遵式、知禮、本如、靈照、宗頤、道琛各皆率領道俗，結社精修念佛。此是遠興廬山白蓮社之遺風，近做善導、法照之芳躅。南宋之初，有慈照子元，倡白蓮宗，接着有廬山普度之紹述，著蓮宗寶鑑，觀其主旨頗攙混迷信，且敗壞風俗，屢被禁止，後來發生煽動愚民作亂等事，長久危害地方治安，被稱為白蓮教匪。

元代已後，禪淨雙修之風更益流行，中峯明本、天如惟則、楚石梵琦、斷雲智徹等諸老皆歸心西方。又台宗之湛堂性澄、玉岡蒙潤、鄞江妙叶、雲屋善住等亦皆讚揚淨土。至明代楚山紹琦、空谷景隆、古音淨琴、一元宗本、雲棲株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博山元來、湛然圓澄、鼓山元賢、爲霖道忞等相繼倡導禪淨合行。其中以株宏最爲有名，彼於隆慶年中，卜居杭州雲棲山，精修念佛三昧，又注解阿彌陀經，且著書鼓吹禪淨一致之宗旨，後來其感化至廣，風靡一般教界。天台家以無礙普智、延慶道衍、遽菴犬佑、幽溪傳燈、靈峯智旭、古歛成時等，各皆撰書，光顯淨教。就中以智旭倡說三學一源論，禪教律三宗鼎立，不可互相排擠，且主張三學之歸結處即是淨土法門。當時又有居士袁宏道、莊廣還等，各亦著述宣揚淨土。到了清代，淨土之信仰多係居士們鼓吹，康熙年間有周克復、俞行敏、周夢顏等，各出書勸說淨業。乾隆年間有彭紹升、彭希凍等編成往生傳，特別是彭紹升作書多種指讚西方，努力於淨土教之弘通。康熙末年有實賢思齊，繼株宏之遺風，於杭州結蓮社教化遠近，咸稱永明之再來，爲衆所欽仰！其時又有行策、續法、明宏、明德、濟能、佛安、實成、際醒等，於康熙、乾隆之間，各皆精修淨業。後有瑞璋、胡珽等更續輯往生傳。接着有達默、悟開，居士有張師誠、真益顯等，亦作書宣揚淨土。宋代以後，淨土教多行於南方江浙地方。至清朝以北京爲首都，信奉喇嘛教，此一時代之淨土信仰，幾乎局限於南方一帶。又因明代已後，一般說來，佛教朝氣喪失，因而毫無獨創之見，如淨土之著書，最多亦不過抄錄古人之法語而已，近至民國，佛教亦稍復興，隨着局勢變動，又置於停頓之狀態矣！

——待續——

（上接第34頁） 既到鵝湖寺，復齋、象山經伯恭介紹與朱熹晤面，稍畧寒暄，復齋便將路上一首七律唱了幾句，朱子心裏暗自付度一下，對呂伯恭說「子壽（復齋）早已上了子靜（象山）船也」，意思是兄弟二人早已胸有成竹的來對付我了，接着象山道出途中和家兄詩來。四人至此，相會目的完全毀棄，說了一些閒話，不歡而散。兄弟二人的詩，象山的「易簡」，復齋的「有基」，個別指的朱子之「格物」的支離、無址的不可靠。

而朱子的「德義風流、別離三載、偶扶藜杖」三語，並非當時——在鵝寺之作，「風流」二字用之道德文章上，已極不規矩之稱，當面是出不得口的。「別離三年」，此一語在象山年譜有「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三十七歲，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于信之鵝湖寺。復齋云云。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此語極可靠，這裏的「歸後三年」朱詩的「別離三載」極感念時光之短促，相會之難再。「偶扶藜杖」，鵝湖之會，時朱子四十七歲，四十七歲的人，一出口就賣老，並非其時、非其地、非其人——時陸子三十七歲。既經三年，朱子半百人矣！「偶扶藜杖出寒谷」于人情、心境、物理說得過去，照心理學來說：刺激愈大，感慨愈深。要是說平常三年不見面，鵝湖之會，緊要關頭，理智勝于感情，不會說些感慨的話，撐場面、爭勝負。事後伯恭批評「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伯恭死，元晦祭之曰「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爲多，辭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伯恭之尊朱，朱之崇伯恭，年事相近，生死交情，見于言行。伯恭批評「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伯恭死，子靜祭之曰「鵝湖之集，已後一歲，輒復妄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云。以文字的內容言，朱呂之情厚，陸呂之情薄，人心難知，見之事則明。那麼，就可以知道，鵝湖寺之會是流產已無疑義，而朱子的詩是三年以後寫的。

象山主台州（屬浙江）崇道觀，臨壇講學，無分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光宗朝，除知荆門軍，卒于官。官內，子德化，民俗爲變。

（未完待續）

真理的語言

淨海譯註

第四章 花

四四

誰能征服大地①、
閻魔界②、天神界？
誰能善說真理的語言③，
如熟練的花匠採集衆花？

- ① Pathavi, 地、大地、土地。這裏的大地，依巴利「法句(經)註」(Dhammapa-daathakatha)的解釋，指人、餓鬼、畜生的三類。
② Yamaloka 閻魔界，指地獄。
③ 真理的言語，即法句(Dhammapada)。

四五

修道的人①能征服大地、
閻魔界、天神界；
修道的人能善說真理的語言，
如熟練的花匠採集衆花。
① Sekha 學、有學、學人。

四六

知道這身體如水泡，
覺悟是幻化，
壞斷魔王的花矢①，
越過死王②所不能見到。

- ① 魔王的花矢，義爲煩惱的誘惑，喻人們的心受種種欲境的誘惑。
② Maccuraja 死王、死神、惡魔。越過死王，義不墮入地獄。

四七

採摘衆花①，
心有愛著的人，
爲死神拘捕，
如洪水漂去酣睡(中)的村落。
① 喻譬貪着欲樂。

四八

採摘衆花，
心有愛著的人，
貪欲沒有厭足，
爲死魔所征服，

如蜜蜂採花，
不損色美和香味，
但取甘味(飛)去，
聖者①入村落托鉢也一樣。
① Muni 聖者、聖人、牟尼。

五〇

不(應觀察)他人的過失，
他人已做和未做(的事情)；
但應觀察自己(的過失)，
已做和未做(的事情)①。

- ① 原偈簡畧，但意義易知，譯時加以補充。

五一

像可愛美麗的花，
色好而不香；
如善說話(的人)，
不實行沒有結果。

五二

像可愛美麗的花，
色好而芳香；
如善說話(的人)，
實行而有結果。

五三

像積聚花，
製造種種花鬘；
譬如生着爲人，
應多作善事。

五四

花香不能逆風吹薰，
梅檀、多伽羅^①、末利（的香）同樣。

而善人的香能逆風吹薰，

善人（的道德）吹放一切處。

^①Tagara 多伽羅：依日本水野弘元博士的「巴利語辭典」，及鈴木學術財團出版的「梵和大辭典」，譯為格香、冷凌香、桂、根香、不沒香。

五五

梅檀、多伽羅、
青蓮花、末利等，
種種的香中，
戒德的香為最勝。

五六

多伽羅或梅檀
僅芳香微少；
持戒人的香最上，
薰聞諸天神之間。

五七

具足戒行，
生活不放逸，
因正慧而解脫之人的道，
惡魔不能知。

五八

如拋棄在大道旁的
塵埃堆中，
生長着蓮花，
芳香可悅。——

五九

這塵埃（堆中的蓮花），
似如在盲昧的凡夫中，
正自覺者^①的弟子，
以智慧光照。

^①佛陀。

第五章 愚人

六〇

不眠的人夜長，
疲倦的人路長^①。
不知正確真理^②的愚人，
（生死）輪迴長。

^①yojana 由旬，印度古代的長度，一由旬相等一四公里多。原句為「疲倦的人一由旬長。」
^②佛學名詞「正法」。

六一

旅行，若不遇勝過我的人，
或與自己相等的人；
寧可單獨行走，
不與愚人為伴侶。

六二

愚人苦惱說：

「我有兒子，我有財產；」

我且不是我，

何有兒子和財產^①？

^①愚人執著有我和我所有物，實際上都是緣起生滅的東西，是無常的，易壞的，沒有我，也沒有我所有物。

六三

愚人（自）知愚昧，
那人就是賢者；
（自）思是賢者，
那人是真正的愚人。

六四

愚人雖終一生，
親近賢者，
不知真理，
如不知匙中的美味。

六五

智人雖非一瞬間，
親近賢者，
急速了解真理，
如舌知美味。

六六

無智的愚人，
對自己如像仇敵，
因造作罪惡的行爲，
招受痛苦的結果。

六七

做過的行爲，
後悔，哭淚滿面，
得受果報^①，
這樣的行爲是不善的。

^①惡的果報。

談漫禪宗與六祖

政大中文系 李秀梅

續明法師紀念獎學金第三屆佛學論文

自東漢明帝夜夢金人，圓光照頂，乃後有白馬馱經，洛陽建寺之因緣。從茲以後，西方僧侶東來，中國人西去訪道的事漸多，佛法也因而漸漸弘揚於中國，上至帝王，下至販夫走卒，信受奉行的人處處皆是。雖然後來三武之禍的一再迫害，但佛道深入人心，牢不可拔，因此唯有短暫的消沉而終不可以久抑。

爲什麼佛法在中國歷二千年興而不衰呢？這是有深切道理的。蓋因佛法所說的一切，是貨真價實的在破迷啓悟，離苦得樂，能使芸芸衆生駕慈航而渡迷津，趨進智慧覺悟之門。釋迦牟尼佛在證得一切種智後，大慈大悲，憐憫衆生的苦海中載沉載浮，貪欲重，我執深，心迷不能自悟，把本具有的佛性淹沒不彰；因此，他勤勤懇懇，大開方便之門，說法度生。

釋迦說四十九年，然曾自謂未曾道著一字。蓋親證的大道，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所有文字語言只是方便之說。金剛經上有言：「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即是此意。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也。但以衆生根器淺者比比皆是，所以釋迦世尊所道出的文字，無非在使根器淺者亦能開聞慧，從而思慧、修慧，亦即從經藏裏得文字般若，然後在二六時中勤起觀照工夫，而得觀照般若，以進趨實相般若之門。

至於根器深者，則無須種種方便以導之。佛法因緣施教，上上智者自可語以上上法。當年釋迦世尊尚未涅槃時，於靈鷲山之會，諸菩薩、比丘、比丘尼請世尊說法，世尊拈花而笑，並不言語，見者皆疑惑不解，唯獨迦葉尊者破顏而笑，世尊因之對迦葉說：「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咐囑摩訶迦葉。」這種以心傳心，心心相印，不立文字者即是後來禪宗的淵源，摩訶迦葉也因此當了西天禪宗的

第一代祖師。

禪宗以心傳心的方法，外表上看來很奇異，而且有些神秘，所以印度的二十八代禪師皆一脈單傳，事跡隱晦，其中最聞名者，即二祖阿難、十二祖馬鳴、十四祖龍樹。到了達摩祖師浮海東來，自廣州北上中原，才把禪宗心要帶到中土。達摩因與梁武帝機鋒不合，乃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後來慧可斷臂求法，達摩見其道心堅定，乃問慧可有何要求，慧可謂：「我心未寧，乞祖師與安！」達摩說：「將心來，與汝安！」慧可沉思半晌，說道：「覓心了不可得！」達摩因而說：「我與汝安心竟！」慧可聞此，當下大悟。後來達摩傳衣鉢予慧可，說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並付以四卷楞伽經，以爲心印，自此以後，禪宗才有了明顯的教義。

達摩祖師傳法慧可，慧可即是中國禪宗第二祖。慧可傳三祖僧璨，三祖傳四祖道信，到了五祖弘忍，開山授徒，門下僧衆有千餘人。但四祖弘忍，轉以金剛經爲主，金剛經所論的道理，即修心要無住，佈施要無相，說法要無說，證果要無得。五祖衣鉢後來傳給了一個不識一字的盧行者——六祖惠能，從六祖以後，禪宗才真正如朝日東昇，蓬勃的開展，影响到中國的學術思想至爲深遠。

六祖是嶺南人，祖籍范陽，幼年喪父，孤兒寡母相依爲命，艱辛貧乏，賣柴度日。有一天，以賣柴之故，因緣聽見一位客人在誦經，當下若有所悟，於是禮問客人所誦何經，從何所來，該客人據以實情相告，於是惠能就在一位善心人的資助下，往黃梅縣東禪寺參禮弘忍大師。弘忍問惠能何所求，惠能答道：「惟求作佛，不求餘物。」弘忍因謂：「又是獐獠，若爲堪作佛？」惠

能對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化；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弘忍聞惠能對語，知其爲大根器者，恐徒衆有害於他，乃命令他隨衆服務，在山下苦修，破柴踏碓，經八月餘，然種種勞動，却正是實參實究之方便。

後來五祖傳衣鉢，因命諸人門人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頌，衆人以神秀上座爲教授師，法必他得，皆不澄心作偈。神秀則爲使五祖知其見解深淺，乃作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一偈中，句句有相，而眞如的境界就如心經所言：「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所以五祖見偈，向門人說：「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私下却對神秀言：「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眞一切眞，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眞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於是命神秀更作一偈，神秀作禮而去，數日作偈不成。後來惠能聞此偈，心知神秀尚未見性，乃口誦一偈，請人寫出，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知之，恐人加以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尙未見性。」隔日，五祖暗示惠能三鼓前來師房，五祖以袈裟遮住門窗，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言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當下大悟，原來惠能的偈，雖能照見五蘊皆空，却仍執着於「空」，未能達於眞空妙有的絕妙境地，而眞性則除否定假有而見空外，更應破空執，再向上提陞，了悟空有圓滿的一切種智。因此，惠能體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後，遂向五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至此，惠能可說見性成佛了，於是五祖傳予衣鉢，惠能便當了禪宗第六代祖師。

惠能三更領得衣鉢後，五祖相送至九江驛，渡江南下，遵照五祖的指示「逢懷則止，遇會則藏。」「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故惠能南至曹溪，後隱於四會獵人隊中達十五年之久，在艱辛的歲月中，加深他的保任功夫。

惠能離開獵人隊後，至廣州法性寺，正巧有印宗法師在講涅槃經，當時有風吹旛動，兩比丘在爭論「風動」、「旛動」，惠能隨機而言道：「不是風旛動，仁者心動。」這一句話，當下破兩比丘的執著，而托出禪的境界與旨趣。這種否定外境而將宇宙萬物納於己心，境就是心，心即是境，萬法由心起，沒有心，外境則無由呈現的道理，使得場的印宗法師大爲驚駭，知其非同凡響，叩問之下，乃知是攜黃梅衣法南來的六祖惠能。於是請六祖登壇，接受頂禮膜拜，更爲惠能薙髮，事之爲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時年三十九歲。

六祖在法性寺說一段期後，回到曹溪重修寶林寺，設壇說法，僧衆有數千人之多，他在此說法三十七年，奠定了禪宗發展的基礎。他的得法弟子，見於記載者有四十三人，其中最顯著的是南岳懷讓禪師，青原行思禪師兩位。懷讓所傳弟子，最有名者即馬祖道一禪師，馬祖弟子最有名者即百丈懷海禪師，馬祖創叢林，百丈制清規，這在佛發展史是非常有名的。懷讓以下，禪宗又分爲僞仰宗、臨濟宗僞行思以下，所傳法又分爲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總計禪宗後來分成五宗，正應達摩「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之偈。這五家的禪風，各盡其妙，如臨濟之棒喝兼施、曹洞之道樞緣密，僞仰之機用圓融，雲門之截斷衆流，法眼之對症下藥等，皆直指其心，使其頓悟自性。釋教三字經曰：「臨濟宗，行棒喝，玄要分，賓主別，人與境，奪不奪；僞仰宗，示圓相，暗機投，義海暢；曹洞宗，傳寶鏡，定君臣，行正令；雲門宗，顧鑒咦，一字關，透者希；法眼宗，明六相，禪與教，無兩樣。」吾人讀此段文字，加以參透，則不難了解這種禪門五宗的內涵。隱修禪師稱臨濟宗怒雷掩耳，稱僞仰宗光含秋月，稱曹洞宗萬派朝源，稱雲門宗乾坤坐斷，稱法眼宗千山獨露，這種話是有深入的機鋒的見地的。後來，臨濟宗又分黃龍、楊岐二派，於是演成了五家七派之說。雖然派別這般多，然其教義則不外「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四大綱領。茲略如下：

一、不立文字

不立文字並不是用文字，拋棄經典，而是要人不執着於文字相，不滯於言語。因文字言語皆是演說實相之方便，法門而已，如渡海之舟航；舟航用之於渡河是一種方便，既登彼岸，則須棄舟上陸，否則寧負舟而行路乎？禪道著重於在自本心性的自己發明與自己親證，若一味鑽於故紙堆裏，以致碍於自性禪心之窺探，則捨本逐末，悖道遠矣。六祖云：「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即是此意。

二、教外別傳

禪宗所傳，純為心法，以心傳心，有異於他宗之傳授，故謂之教外別傳。蓋上上智者將「心印」授予上上智者是也。五祖弘忍大師言：「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即是此意。佛法心印「般若波羅蜜」。六祖言：「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此即在讚此佛法心印之大妙用。蓋亦如心經所言：「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碍，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是也。

三、直指人心

即心即佛，佛與衆生，只緣迷悟之隔，但破此迷而啓悟，則我心即佛心。六祖言：「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一切衆生，莫不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故不克自證真如，故祖師直指其心，使不外驚，使其能當下悟道。六祖言：「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頓見真如本性。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心的本體境界就是禪。無論是參，是悟，是證，始終離不開這個心。所以要見得佛性，須直指本心，撥雲霧而見

青天，還我本來清淨面目。

四、見性成佛

「諸法不離自性，三界惟心所造」人之心性迷而不悟，故不得證佛，若能遠離八萬四千塵勞，使智慧常現，即如六祖言：「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而成佛道。」壇經上又說：「世人自色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問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我們從這些話，當知見性只在智、覺二字而已。佛法在起信後，尚須「解」、「行」、「證」。必須力行清除貪瞋痴，勤修戒定慧，方可見性自覺，外照六門清淨，放大光明。

由以上所言禪宗四大綱領，我們可以對它有個概念的了解，即「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覓兔角。」佛陀所言一切法，無非在指導衆生脫離無邊之苦海，自初發心，悲智雙修，以迄成佛，恒以轉迷成悟為一大事業。禪宗在佛法而言，只是十三宗其中的一門。佛法雖有八萬四千法門，十三宗諸分別，但其中心目的，無非在去除貪瞋痴，勤修戒定慧，以養成大無畏之精神，度人度世。各門各宗之分，乃就衆生根器之不同，趨好不同，故大行方便，使衆生「一條條大路通羅馬。」故也。所以梁任公於論佛教與羣治的關係中，即因此明白的揭櫫：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厭世，乃無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別，乃自力，而非他力。佛教與他教之不同，即在「信」外，另須發願，修行。在此物質文明特為發達，人類精神呈現高度貧乏現象的今日，佛法的修持，正是對症下藥的妙方，它能使入開拓智慧的領域，尋著心靈的主人，安頓生命的世界，它更能昇華我們的人格，淨化我們的煩惱，擴大我們的心胸，莊嚴我們的世界。但願普天下的人，皆能聞佛法，而體解大道，發無上心，以消三障諸煩惱，以得智慧真明了，普願災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薩道。

大藏經與紫柏

梁永康

大藏經者，經律論三藏之總集也。唐代以後，譯述佛經，與時而增，其輯爲總集者，名之曰藏。當其肇始，初刻于石，北齊時大將軍唐邕已刻維摩詰經、彌勒成佛經等于河南省北響堂山石壁；及隋刻者漸繁，至僧靜琬于北京大房山鑿石刻經，每滿一室，則以巨石塞門，在其寂前已滿七室。其弟子導公、儀公及善信等廣續其事，歷世相承，刻經不絕足垂不朽。（筆者於一百四十年香港佛教內曾有文簡介）。其刻諸於木者則隋唐時早已有之，較五代時馮道之刻儒經爲先，但刊出者均爲散本。其動用國家之資財，經有系統之整理，出諸帝王之勅令者，則以宋太祖勅雕之開寶藏導其先河。藏中經籍，悉照唐代開元釋教錄所載，計五千餘卷，編號用千字文。爲卷子式，與吳越雷峯塔寶篋陀羅尼經同。其後徽宗崇寧二年刻成之崇寧萬壽藏，乃改用梵夾本（摺本）以迄清代之龍藏，均沿用此式爲多。

佛藏在世界各國，多有翻譯，然以漢文藏經弘傳最廣。現仍可考者如宋之開寶藏、金藏（趙城本）、崇寧藏、毘盧藏、圓覺藏、資福藏、磧砂藏；元之普寧藏。明太祖在南京開雕之南藏，明成祖在北京開雕之北藏，明嘉靖時民間所刻之武林藏。萬曆中紫柏大師繼武林藏後，發願刊刻之徑山藏，及清代雍正時開雕之龍藏。同治五年楊仁山集各地刻本之百納藏。清末宣統三年上海頻伽精舍主人羅迦陵女士（猶太籍富豪哈同之妻）所刻之頻伽藏。民國十一年上海商務版之影印續藏，皆卷帙浩繁，費時甚久，而近年台板之大正藏。中華藏經會版第一輯宋版磧砂藏第二輯明版嘉興正續藏（註一）及港台兩地大德合印之卍字續藏（註二）均有裨于弘揚正法，續佛慧命者。

藏經除近代刊印者外，均盛行梵夾本。貯藏則充塞棟宇、携

帶則汗及馬牛，未能普及民間。只緣風氣之所趨，遂相沿而莫改。至明末紫柏大師出，發願刻經，廢除積習，易梵夾爲方冊本，學者便之。因是時雖有南北二藏，而民間請印不易，募資集刻，便利殊多。其刻藏緣起曰：「嘉隆間，袁汾溫以大法辛秋，僧曹無遠慮，不思唐宋之世，大藏經板，海內不下二十餘副，自元迄明，南都藏板，印造者多，已模糊不甚清白矣。且藏久腐朽，燕京板雖完壯，字畫清白顯明，以在禁中，印造苟非奏請，不敢擅便。又世故無常，治亂豈可逆定。不若易梵夾爲方冊，則印造之者價不高，而書不重。價不高則易印造；書不重則易廣布。縱經世亂，必焚毀不盡，使法寶常存，慧命堅固！譬夫廣種薄收，雖遭饑饉，不至餓死。時法本禪人，實聞此言。但本分自顧力弱，不能圖之；然此志耿耿在肝膈間，無須臾敢忘者也。至於萬曆七年，予來自嵩山、掛錫清風涇上、去大雲寺不甚遠；寺有雲谷老宿，乃空門白眉也。時本公爲雲谷侍者，予訪雲谷於大雲，復值本公在焉。既而及刻藏之舉，以爲非三萬金未能完此；衆生以財爲命，豈易乞哉？大都常人之情，有傷其命，雖父母兄弟妻子之間，有不悅者；以世外之人，乞人性命，誰願之哉？予曰：小子何不見大若是乎？但恐辦心不真、真則何慮無成？且堂堂大明，反不若宋元之盛哉！宋板藏經，亦有書刻者，元板亦不下十餘副，子急圖之，毋自歎！老漢雖不敏，敢爲刻藏之旗鼓。旗所以一人之目，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一則明，耳一則聰；聰之與明，衆生之所本有者，特無大法以薰開其心，故雖有而不能用。子謂衆生財與命同，以故難乞，殊不知以財爲重者，誠聰明未啓耳；如聰明一啓，即知此身幻化非堅，此心起滅不常矣。既知此矣，即乞其頭，亦歡然願施者，況身外阿堵物耶」。其反覆辯難，力排衆議，以抵於成，無畏精神，由茲可見。此藏明萬曆中初刻於五台山，後移徑山寂照菴，及在嘉興、金壇等處開刊，至清康熙十六年正藏告成，計六千九百五十六卷，俱方冊本，尚有續藏數十函，各版皆彙集在嘉興楞嚴寺印行，故世又名之爲嘉興藏。是時師已早寂，而不及見其完成矣，然遺愛在人，固亦磨而不滅者。

曩昔大藏經之刻印流通，多由國家主之，出於帝王之欽命操

諸大臣之手中，完成後乃頒發各地。如宋代之開寶藏，來朝請經者及於外國日本高麗等地。而國內請者因程序冗繁，亦求之非易。例如清代龍藏，有僧人入京數年，仍不能請藏回山者。其能得蒙御賜，大功告成則引為殊榮。迎藏時，當地官民，奔走駭汗，茲引虛雲上人年譜內載入京請藏事一則，以見當日法寶之難求：『予留京師，商諸護法，以自清朝開國以來，於雲南地方未有頒發龍藏，似應奏請頒藏經全部，法惠遐邇，旋由肅親王發起總管內務府大臣奏曰：

為請旨事，據僧錄司掌印僧人法安稟明，雲南省大理府賓川縣雞足山鉢孟峯迎祥寺住持僧人虛雲呈稱，本寺係為名山古剎道場，缺少藏經，願欲請頒龍藏一份，永遠供奉，查此山寺，即迦葉尊者勝會，其寺實屬古剎，請頒龍藏，為崇佛法，經民政部尚書肅、柏林寺住持澄海、龍興寺住持道興等。加結前來，謹據呈奏請，如蒙諭允，應由臣衙門傳知僧錄司，轉飭辦理，為此謹奏，請旨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六日准奏，硃批奉旨依議欽此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

上諭，雲南雞足山鉢孟峯迎祥寺加贈名護國祝聖禪寺，欽賜龍藏，鑾駕全副。

欽命方丈御賜紫衣鉢具、欽賜玉印、錫杖如意。

封賜住持虛雲、佛慈洪法大師之號，奉旨回山傳戒，護國佑民，內務府大臣傳知虛雲謹領各伴回山，永鎮山門，善為佈教，地方官民，一體虔奉，加意保護，毋得輕褻，此諭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 日給

請藏諸事，業已辦竣，二十日接鼓山妙老來書曰「藏經起行，先到廈門，由南洋運滇，經暫留廈，汝速回鼓山一晤」。此次奉經南回在京中各護法出力甚多。此因上人盛德足以感人，然遠因在庚子時聯軍陷北京，王公大臣有住龍泉寺者，勸上人與伊等隨扈蹕西行，至西安後巡撫岑春煊迎臥龍寺建息災法會。因隨鑾時各王公為之在京策劃上奏，乃克取經，固殊非倖致者。即取得後，亦非人人可以入目，故推廣民間之印藏實屬有其必要者，足見

紫柏大師當年印藏之功為不可沒也。

師諱真可，字達觀，紫柏其號也。父沈，世居吳江太湖。髫年性雄猛，貌偉而性烈。年十七仗劍遊塞上，至蘇州，天大雨，值虎丘僧明覺。覺壯其貌，知少年不羣，心異之，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師心大快悅。翌晨，入覺室，解腰纏授覺請薙髮，遂禮覺為師。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出家後嫉惡如仇，嚴以律己。嘗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時僧甚憚之。平日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喜甚，誤先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汝痛責三十棒，輕則倍其數。遂授杖於知事，自伏地于佛前，受杖，股乃如墨。其自律也如此。雖自謙稱受性豪放，習亦粗獷，然文筆明快，令人初見眼明。遺集中如釋金剛經、釋十二因緣、唯識畧解等，均片言居要，不為贅語浮詞，於經論中別具風格，為明四僧中之突出者。然以剛毅受嫉，執政者欲死之，師遂索浴說偈端坐而化。以其平昔禪淨雙修，故得來去自如。時明萬曆癸卯冬月也。

明代末葉，四僧相繼出，皆述作豐宏，文筆流暢。以風格論，蓮池為文藻麗，昭息六朝；藕益真樸自然，具山林氣；憨山儒佛老莊，一以貫之；紫柏則五月榴花，耀人眼目。降及清代，則夢東得其輕清，印光得其端重，而其藉文字般若，為說法度人之具。宏宣淨土，示離苦得樂之方則一也。以迄於今，承古德之遺緒，餘韻流風，或亦有其未泯者在！而師之矢志刻經，澤垂後世，且及海外（今日本之黃蘗藏，亦依徑山藏而翻刻），甘露慈雲，無遠弗屆。其高瞻遠矚，誠有足多者。

（註一）

修訂中華大藏經會，於一九六五年，影印版宋磧砂藏，後二年又印明版嘉興正續藏，迄今將已完成。該版是據明萬曆十七年紫柏大師創刻本，該藏只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一部已不完全。印藏過程見該會總編輯蔡念生居士所著「二十年來的藏經編修與出版」一文中。載於菩提樹二百一十五期內。

（註二）

記字續藏由一九六七年香港影印藏經委員會致函中國佛教會建議合作共印此經。版本精裝裝金，美觀堂皇，為佛教出版史上最講究，最名貴之藏經。其印經始末，見悟一法師文中。載在菩提樹二百二十六期內。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七）

慧光居士

今釋

今釋字澹歸，又號舵石翁，冰還道人，杭州人，本姓金名堡，字道隱，號衛公。崇禎庚辰進士，歷官給諫，有清直聲。甲申亂後走粵中，擁永曆爲主。大兵至，永曆將戒舟西去。堡特奏請留，爭之不得。及抵梧州，以直言觸權倖，廷杖下獄，諸臣上疏申救，編戍清浪，遂落髮爲僧。壬寅參雷峯受具，執役盥頭。興建丹霞禪榻，刹宇既成，迎其師天然和尚居方丈，身就執事之寮，粗衣蔬食，超然本色，爲函昷第四法嗣。暮年以請藏歸吳，康熙戊午年歲杖策平湖，流連最久。庚申之春，復自雲間扶病至湖居。陸世楷太守輩日親几榻，雖支離伏枕，而清風穆如，使人生敬。於八月九日示寂，荼毘之後，侍者奉其遺骸歸於廬山建塔焉。有徧行堂正續集行世。

三峽潤用蘇長公原韻

兩山互倚優。約束窘簷溜。萬古無留心。不暇與石鬥。浮烟亂晦明。寒風集左右。勢積輕海門。途窮竄圭竇。十日眩奔車。三更失啼狖。純灰滌老腸。癡龍鬱成瘦。至今蛙鼃聲。未雜金玉奏。獨憐灣環底。羣峯穿一殼。誰能携石人。開襟臥清晝。寄語利齒兒。枕之不須漱。

聽雨軒小集

十日作陰沍。晴光始欲展。凝雲誰手擘。碧落色漸顯。我來聽雨軒。春波宕眉眼。衲衣共名流。四座各無忝。虎頭能寫生。阿堵不輕點。有丹霞三笑。愧我非慧遠。（吳友笙善寫照爲孝山融谷落稿作三笑圖）鹿鹿五十年。老至不可剪。借問方平翁。蓬萊幾清淺。新詩疊微吟。風雅得沈湎。神山望瀛海。瑤華豈易舉。張燈續餘歡。素芬浮茗盃。樂事無幾何

。每爲物所轉。還念遠行客。勞勞敝重趼。心亡境自寂。用理故非遣。薰風自南來。會此人亦鮮。

綠綺臺歌有序

此鄭中翰湛若琴也。中翰既死於兵。家貧暫典。力不能贖。葉錦衣德備贖之。其子叔嗣告於木主。遂歸葉氏。將令此琴不至流落失所。止言阿閣黎與鄭故交。懇錫惠陽。談及往事。錦衣即携琴泛湖。予於末座與此琴爲新相識。因念兩公用意於交情生死之際。不在一琴。感而成詩。忘其纏綿悱惻矣。

我從止師聞湛若。跌宕四筵風雨落。又從德公見綠綺。扁舟搖曳西湖水。南風透腋午正長。柔櫓數聲輕喚起。長篴短篠翠陰濃。背日停橈歡所止。一彈行使萬籟寂。再撥坐覺諸根歇。聲分浮玉百重泉。色老沈香千古質。其時聽者皆悄然。有心有口俱難傳。罷琴啜茗意忽動。橋頭怕見江濤懸。昔者鄭生飽奇字。龍虎文中高位置。清狂自許米元章。博奧誰論蕭穎士。半生辛苦得此琴。與之臥起稱同心。同生同死分已定。共賞不足常孤吟。黃塵忽度梅花嶺。兵火光邊橫血影。弓刀那解發絲桐。至軫金徽拋故錦。青衣點慧抱琴回。（鄭有小僮爲兵所掠給以賣琴因得歸）琴到人今來不來。堂前覓不生新穀。厨下行還滑舊苔。平生服玩典賣盡。一朝及汝肝腸摧。錦衣故人矜俠烈。贖轉胡笳十八拍。尤物從來不一家。得主何須更愁客。爲說當年出尙方。國恩家寶重悲傷。看汝閱人長落落。人來閱汝徒茫茫。可憐劉家賣琴翁。合離草草如糝糠。（琴出劉氏聞爲武宗所賜）吾儕好會良有以。文人良報猶文章。明日東西南北人。行雲流水皆荒唐。獨有生生死死意。他年此夕難相忘。嗚呼世間熱病染已徧。現前白

虎天然湯。止師止師莫道道人心似鐵。死灰眼裏應流汁。謂吾試作短長吟。五音無主鵲啼急。蒼壁長松天水寒。恕先不死呼還出。

將還廬山留別

好夢隔秋水。閒僧當遠行。因牽別時緒。欲割住山情。塵事驚吾道。高懷畧世知。經過費人意。自愧去留輕。來時翮已倦。去日意還慵。幽谷茅長穩。稠林棘屬空。臨歧感君念。多病慮途窮。斟酌歸山後。蕭森報朔風。

有懷華首

近亦不可往。其如來者心。聲名誤朝市。形跡累山林。匡嶽津曾隔。羅浮春自深。海幢風雨夜。寂寞對潮音。

歲暮還山

一歲盡何處。我知人不知。鷄聲野岸濶。驢背夕陽遲。客枕落殘夢。村春生遠思。分明歸後事。愁絕未歸時。衰草絕寒原。餘灰冷燒痕。江流喧地角。日勢伏天根。萬象孤行內。勞生此夕尊。遙憐雲氣半。石骨露三門。

留別東禪法空院主

歇脚相依又改年。寸心如水絕追攀。靖深過我蒲團穩。歡喜隨他瓦鉢慳。古佛兒孫看未滅。異時賓主到須刪。燈前有話能同否。一曲青螺碧一灣。

一茅如夢未能酬。半榻煩公慰臥遊。實地乞蓮開白社。香林移月照清秋。偶看龍藏還垂手。但得雲埋莫出頭。最是徹人心骨處。玉簾千尺瀑光浮。

送頓修上座還雷峯

鐵壁雲封不易尋。揭來猶識故鄉音。淚枯釋種天中鉢。夢繞成連海上琴。春入三巖同守歲。月沉二水各分襟。遙憐師友深談處。剪燭無忘此夜心。

奉和天老送行兼示首座韻

留冬無計便逢春。石冷風高依舊貧。來去祇消遊子夢。行藏莫辨此翁真。輕舟下峽頻添雨。密坐圍爐一破塵。回首晨昏多闕地。團圞空負自由身。

光孝寺七絕句

垂枝還入地。竦幹莫侵天。自得支離法。才全德亦全。（菩提樹）

子眼在何所。前有達摩井。明月不流輝。暗雲長寫影。爲龍不肯飛。奮鬣時一舉。其間生微風。聽之如驟雨。我見南漢碑。輒憶雲門老。有寺各無人。庭前一丈草。（鐵塔）

訶子林中塔。黃連寺裏鐘。無錢買鄰宅。不得問新豐。昔臺何時新。新臺今又故。出經雖有門。入字已無路。（經台）

房公硯已亡。房公筆愈秀。林月與池風。交光尙敷奏。

次韻海幢被劫

獨立危峯上。相呼落月中。墟烟移樹白。營火出江紅。淚向聞猿續。心隨逐鹿空。有人悲躑躅。無語問鴻濛。

滑滑鳴春雨。荒荒失暮烟。陰崖尋是路。絕壁倚非天。匣澀摧鋒劍。檣傾漏網船。不知山鬼面。認取髑髏前。

虎狼如恐餓。臂指亦堪燒。白賊徒饕餮。青山未寂寥。此門行似幻。使爾意俱消。如聽風鈴語。玄音下赤霄。（來詩感而不怒蓋吾輩自有劫掠不到處也）

陳顥菴先生讀澹歸詩絕句云椒蘭相雜有餘悲。師歎賢良果屬誰。刀割香塗何損益。舵翁早著解嘲詩。（澹歸南韶雜詩有頗有見罵者一首）論詩狂狷不相容。劍氣徐藏不折鋒。心力已窮風力減。蒙頭落得七分慵。（澹歸句）磨心兵火事茫茫。論世終由大節商，希世所珍黃玉笛，高吹字字盡軒昂。（黃晦木有黃玉笛爲希世之珍此君論人不少假借嘗繙閱徧行堂集笑曰甚矣此老之毫也不爲雪菴之徒而甘自墮落於沿門托鉢之堂頭又盡書之於集以當供狀以貽不朽之辱說見鮚埼亭集卷十三）君詩萬首已驚人。詞筆尤堪泣鬼神，風骨棱棱世難有，不蘇不柳不蘇辛。（頑石山房筆記卷三金道隱風骨棱棱其詞不秦不柳不辛不蘇自成一種風格如感舊賀新涼詠雁沁園春之類遺民身世宜有此種驚風雨泣鬼神之詞）

今壁

今壁字似千、東莞溫氏子，幼通墳典，弱冠出世，習毘尼於鼎湖。聞天然禪師倡道雷峯，徒步歸之。禪師一見知爲法器，許以入室。屢呈所見不契，尋於丹霞侍寮一言之下，知解盡脫，執事彌勤。戊申元旦與澹歸禪師同日付囑。已亥冬分座海雲，未幾示寂，建塔於寺之南園，爲函是第五法嗣。

芳草

年年二月便芳菲。極浦斜陂望欲迷。曉露垂青官道濕。暮烟籠翠野塘低。誰家好句生春夢。何處多情礙馬蹄。莫向東風怨離別。王孫歸後亦萋萋。

寒食

野寺寒山天一涯。深春遲日柳風斜。每逢禁火憐佳節。却對殘烟惜暮花。蝴蝶夢中誰作客。杜鵑聲盡不還家。因人吟望成惆悵。虛擲浮生負歲華。

雁影

楚天霜淨落秋曛。雁影隨聲翻塞雲。有跡沈波疑帶恨。無心嘶水欲生紋。月迴沙渚光難度。風隔蘆花靜不聞。千載擬歌湘浦客。幾人江畔悵離羣。

送都寺旋公歸雷峯

故山南去思依依。苦行終身願不違。紅葉霜餘孤嶼靜。碧流天末一帆歸。定因夕照移堤柳。應爲新樓改竹扉。易見堂前相憶處。幾多詩句入元微。

晚步松嶺

翠蓋稜稜欲待誰。澗前巖畔自相宜。常因薄暮尋孤韻。獨倚高林寄遠思。聲裏每驚風度早。影邊休恨月來遲。春花莫競催芳草。寒壑還應雪後知。

法堂

畫棟朱楹敞翠岑。迢迢烟水到來親。門當曉日銜山影。座擁香雲隱玉輪。古柏逾深千嶂色。碧桃初暖一簾春。可堪往事重追憶。寒夜冷冷立雪人。

遶丹霞山

愛山不惜尋幽遠。路遶洪崖翠色深。隔塢聽猿寒歷歷。帶雲看樹畫森森。飲溪兩度探泉脉。寄影三時息石陰。回首海螺峯頂月。何人同照住山心。

酬澹歸法兄見贈之作時同付囑

青山滿眼隔年春。一造桃花兩度新。何幸隨聽芳草語。不妨同是報恩人。作家喜見楊歧富。對客慚招雪竇頻。有贈頓忘言外意。感將懷抱向予真。

陳顥菴先生讀似千詩絕句云：一造桃花滿眼春。今年人是昔年人。新詩睡後書殘跡。等是滄波一夢痕。迢迢寒影空流水。黯黯青山獨去人。詩境每因無處得。忘情方見向予真。

今辯

今辯字樂說，番禺麥氏子，兄弟四人皆有文名，和尚季子也。家貧事父孝，學帖括於梁之佩，之佩者即海發禪師也，導以內典梵行，忽有所省，求行脚僧引至匡廬參天老人，求爲雋染，庚子還雷峯受具。澹歸闢丹露，迎天老人開創法席，辯匡維甚力，鞠明究曠。誓不沾席者數年，從此悟入。戊申解夏付大法，分座丹露。乙丑老人示寂，主海雲海幢兩山。未幾應兩粵永寧之請，奉三世語錄入藏。會福州紳士請繼長慶師翁之席，和尚從浙入閩，丁丑示寂。長慶白衣弟子陳宗柏建塔於慧楞禪師之左，爲函是第六法嗣，有四會語錄菩薩戒經注疏行世。奉和本師天老人詠棲賢牡丹

絕世芳菲未易同。高枝閒放萬峯中。不緣杏日矜名苑。別有天香起閩風。倚檻曉隨春露冷。和雲深隱夕陽紅。靈山百萬逢今日。感歎重拈印碧空。

癸亥初春與諸同學遊三昧澗分得吟字

輕風晴日蕩寒陰。共拂春衣向碧岑。擲石傍村童子戲。逢人覓路麥苗深。漏天界斷三峯影。曲澗縈紆一杖尋。不覺山鐘催日暮。歸途猶得共長吟。

初入永寧呈諸護法

東林蓮社此重開。千里閒招野鶴來。自顧情疏慚遠遁。同深法喜仰宗雷。香花勝事無今古。雲水清規費剪裁。

高誼更期忘主客。往還隨我漫浮杯。

乘涼鳳凰山

古觀新菴咫尺間。清風何處意相關。東林白業原無累。北郭黃冠亦自閒。一派松山青突兀。半邊烟水碧潺湲。物情變幻誰長短。臺榭依然鳳不還。

遊劉仙巖

步入仙宮鳥道平。門開碧落靚雲迎。綠蘿高帳談偏劇。白石閒炊韻自清。壁滿篇章增岳色。江環巖壑隱灘聲。劉郎此日無尋處。鶴影松陰動客情。

登獨秀峯

翠微孤聳隱重城。臨桂登臨倍動情。千載藩屏歸洞壑。萬家烟火似昇平。南薰想像亭猶在。北極空濛日自明。誰道滄桑多變易。秋山如畫晚江晴。

謁虞山祠

瀛江秋謁上皇祠。今古平觀世未移。民慍此時無用解。天風何事尚頻吹。山連韶石雲歸晚。雨暗蒼梧雁度遲。洵是垂裳能至治。一回瞻仰不勝思。

送純牧大師卜隱衡岳

昭江握別問行藏。瓢笠飄然入楚鄉。應爲石光身世幻。還憐霧隱道風長。虛舟笑我中流滯。矯翮同誰天外翔。錫卓岳雲追往哲。等閒煨芋亦清香。

過戎墟七寺貽非身耆宿

晚汨蒼梧春雨晴。曉過七寺水雲清。門環空翠饒山色。社集羣英不世情。法運豈應長寂寞。眞風原可遠流行。隨緣隱顯前賢事。珍重巖阿道易成。

陳顥菴先生讀樂說詩絕句云：海天樓泊故園思。臨桂登臨畫裏詩。人世滄桑多變易。偏教佛地有壩篋。臺榭誰爲去鶴尋。頭顱誰訝晚霜侵。隨時了得安心法。詩不成詩可不吟。

今龍

今龍（音虬龍子有角曰龍）字角子，新會人，眞佛禪師今如子，幼年隨父出家，九歲成僧，不數年悟大乘，爲函是第七法嗣。繼石鑑觀公主棲賢法席，後主海幢丹露，有語錄，天然挽眞佛詩，

有子傳燈心已安，卽指龍也。龍有宋大中丞留帶七律一首，見廬山志，海雲禪藻則缺載。天然贈角子詩云：閒窗愛獨坐。禪暇稍吟詩。與世眞無涉。逢人輒解頤。幽棲偏得性。辛苦勉從師。所賴惟多病。投艱或可遲。又歸宗山籟云：院後遺殘屋。吾師舊掩關。且教龍子住。吾欲老投閒。謂角子也。陳顥菴讀角子詩絕句云：一遭粗塵已上乘。碧琉璃下結光明。彌天花雨日紛盛。有子傳燈無限情。居士傾談一座傾。空山宜雨不宜晴。詩風吹落匡廬瀑。默坐香雲聽水聲。

今遇

今遇字澤萌，江蘇華亭孫氏。年十九依雲棲會下尊宿落髮，禮洞下三宜和尚受具。後入匡廬，參天然，返雷峯乃受付囑，爲函是第八法嗣。迭主丹露棲賢雷峯法席，康熙四十年卒，年七十四。天然法嗣時稱十人，獨澤萌無詩傳世，亦不見其他著錄，故陳顥菴先生讀詩絕句亦不及云。

今但

今但字塵異，號新安，住羅浮華首臺，函是第九法嗣，其詩海雲禪藻缺載，祇粵東詩海錄得絕句五首。

初到梅花莊口占寄諸法侶

老人峯下鐵橋邊。曾有仙人舊置田。莊號梅花亦清趣。不妨身作老南泉。

烟嵐重疊數峯紆。阡陌相連百畝餘。陌外溪流鐵橋水。尋常策杖意多舒。

一丘一壑正相宜。水秀山清慰所思。塊石枕頭何代事。寥寥古道憶吾師。

幕天席地卽繩床。微月峯頭助夜光。擁毳坐來羣動息。安心似不費商量。

雨過土竈猶流水。日上茅茨未起烟。早炊還到午炊熟。飲啄隨時但聽天。

陳顥菴先生讀塵異詩絕句云：竹筇閒過鐵橋松。境入朱明第幾重。回憶梅開初到日。口占詩在老人峯。塔宇羅浮峯上層。明明分亮海雲燈。何爲禪藻續紛裏。此老南泉錄未曾。（未完）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五）

■聖印■

於台灣正聲廣播電臺播講

第三章 割愛去貪

佛言：剃除鬚髮，而爲沙門受道法者，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

佛說：一個人剃去了鬚髮，除掉了頭髮，成了一個光頭，再換下華服，穿上了糞掃衣，全然是出家沙門之相。這時，不光是相貌上與俗人有異，尤其要行頭陀行。

主要是針對財色名食睡這五樣，謹慎行轉不能放逸。資財爲五欲之首，尤其先要去掉。要是對資財未能看破，則貪念仍在，始終不得解脫。戒律上有小乘僧人不可執持金錢，用意即在戒貪。以世俗來說，一般俗人爲財犯罪，貪心不已，以致身敗名裂，後悔莫及的，數不勝數，有志氣的出家人原視富貴如浮雲。是不把金錢物質看在眼內，不甘作金錢的奴隸，出賣自己高尚的人格。

其次自然是色，「色」字宛似一把鋼刀，足以戕賊道心，敗人直行，佛在世時，阿難尊者受摩登伽女蠱惑，差點毀了戒體，幸佛陀以咒術攝護始免。而後佛爲阿難說楞嚴經，強調淫戒在修道上的重要，主要告誡有：「潤溫不昇，自然淪墮！」「修禪不斷淫欲，如蒸砂爲飯，經爲千劫，終必無成」等語。再說，佛的三十二相，其中的馬陰藏相，未嘗不是實行深般若、斷除淫習的結果。原來淫欲能使火性下降至於消滅，是導使人類靈識墮落惡道的導因。

明明是「萬惡淫爲首」，古人也說：「自古多情多煩惱」，而人却多作繭自縛，浸於淫樂而不知拔足，迷於色界而不覺，這不是太愚蠢麼？一般人追求聲名榮譽，貪求財色貨利，古代歷史上的暴君的縱情肆慾，現代野心家的橫蠻侵畧，誰說不是導源於

人們情慾的衝動呢？米培爾德說：「原來給予我們用以構成快樂的材料，我們都在情慾中花光了。」無節制的的情慾，足以毀滅人類的幸福。

沙門的行乞，只要勉予夠用便不多求，不但是無有貪着，並且是去掉名欲。至於睏了就躺在樹下歇宿，這是爲去掉睡欲。當然這睡是結跏趺學定，並非沉沉大睡。

而一般人最重食，每日三餐，尙求美味，恣情口腹，漫無節度。可是出家的比丘目的是修行，光陰寶貴，時不待我，每日清晨乞食得來中午一餐也浪費了不少時間，怎能夠三餐乞食，浪費太多修道的時間，所以日中只是一餐，並且過午不食，這是連食欲方面也要去掉。如此僅僅勉可資養色身維持起碼生活，用更多精神放在求道上面，方是沙門的本份，能不放逸而專心精進的持，就是比丘行，也可稱作頭陀行。

於此，尙須認識頭陀的行者，應守十二種條項：一、納衣：又名糞掃衣，以人所棄的糞掃者，縫納爲衣。二、三衣：又名但三衣，但着僧伽梨、鬱多羅、安陀會之三衣，不用其餘長衣。以上兩條屬衣服。三、乞食：又名常乞食，自行乞食，不敢受他之請待及僧中之食。四、不作餘食：午前中但作一度之正食，不作二度以上之正食。二度以上之正食叫餘食。作小食如餅菓粥等不在此限。五、一坐食：又名一食，午前中作一度之正食外，不更作小食。六、一揣食：又名節量食，受一丸之食於鉢中便止，餘不多受。假令一食或多食，則以爲有害而節食量。以上四種屬於食事。七、阿蘭若處：譯爲遠離處，或空閑處，住於遠離人家之空閑處。八、塚間坐：住於墳墓之處。九、樹下坐：住於樹下。十、露地坐：樹下猶有庇蔭，去而住於露天之地。十一、洞

住於山洞之間。十二、隨坐：有草地即住。以上六種屬住處。可見頭陀行極苦，我國往往有十二苦行頭陀的說法、本源於此。但修行人原是堪苦，要難忍能忍，難行能行的啊！

佛教的行者莫不具有高度的理智，甚麼是理智？理是理性、理體、道理或真理；智是智識、智力或智慧。概括地說，理智就是一種明辨、慎思、觀察、考慮而又契合真理或闡明真理的內在能力。這種內在的能力，也可以說是一種反省自己的過失，檢討自己的行為，控制自己的衝動，創造自己的前程的能力。大凡具有了高度的理智，就不致被目前的事物遮蔽了遠大的視綫，而能透視現實的內容，判別虛實，分析邪正，進而認清自己，也認清他人，乃至認清環境、社會、時代與自己應邁的途徑！

佛陀重視理智、但也不完全忽畧情感，祂是從理智中蓄含着情感，情感中孕育着理智；理智與情感平衡地發展，悲心與智慧同時並運。祂不但在高度理智的分析下，洞悉宇宙的秘奧和體驗人生的真諦，同時在至極的情感悲憫中，創立了救世惠衆的佛教，來教化衆生，饒益衆生，使一切衆生都得沾受真理的潤澤與照耀！所以佛陀有無上的理智，亦有真摯；佛陀有救世的悲願的同時，復具有積極救世的力量！

佛陀的光是無量的，一切頭陀行者的心光亦是無量的；值得我們效法，值得我們遵照。我們不要再局限於庸俗的愛的天地裏，不要再任由欲火燃燒盡一己的慧命，愛與欲是害人的東西，使人愚蠢，使人蒙蔽，我們不可被它們遮蔽住心底無量的心光！

本章的結論是：割愛去貪，剷除盡心中的欲想，彰顯出光明的本性，惟如此，是可讚的頭陀行，是每一修學者殊勝的目標！

第四章 明十善惡

佛言：衆生以十事爲善，亦以十事爲惡。何等爲十？

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殺、盜、淫。口四者：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意三者：嫉、恚、癡。如是十事，不順聖道，名十惡行。是惡若止，名十善行耳。

這一章主要在說明善惡原本無性，造業却像把手掌一反一轉

間般的容易。人的生死和涅槃，全然是從身口意三業造作而來。故而我們要止十惡，向十善。要知道凡夫全迷此心，故而不覺，諸佛乃覺，故而全悟此心。

王陽明的四句偈：「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止惡在格物」如何致知格物，正是我們當前的急務。

我們衆生，有煩惱，有生死，這爲什麼？爲了從無始以來，因煩惱而造善惡業因，因爲善惡業而受生受死，在受生受死的一期之中再造善惡業因，由現在的因，再受將來的生死果。就這樣生，這樣的死；一如中峯國師淨土詩：「塵沙劫又塵沙劫，數盡塵沙劫未體」以一粒塵沙算爲一劫計，即使世界所有的塵沙數盡，而我們所受生受死的劫數還未能得盡！佛告訴我們，衆生在每日生活上的思想言行，有十種善事，也有十種惡事。當然惡事是輪迴墮落的根本，故先舉十種惡事：

在十種惡事中可劃分三大類：第一類，從我人肉體上犯的惡行就是殺、盜、淫這三種。第二類，從口說話而犯的惡行是兩舌、惡口、妄言，綺語這四種。第三類，從思想上犯的惡行則是嫉、恚、癡三種。以上十種惡事使觸犯的人違反了正道，遠離了佛法，不但無從入聖，而且由惑造業，輾轉沉淪，招致無邊苦果，長繫三界六通中而不能解脫。

可是即使是已經在這十條惡路上行走的人，只要猛然回頭，覺悟迷執，一經翻轉，就能止惡而爲善，譬如破除了黑闇即可見到光明，鑿散了冰塊即可以成爲水液一樣。

現在將我人通常身所易犯的惡事畧爲說明：

身犯的惡行第一是殺、第二是盜、第三是淫。先說殺，一個人用種種方法來破壞根除其他生物生命的，就叫做殺。殺生害命，罪大惡極，是佛教所說十惡中的第一大惡。

中庸說「仁者人也」。沒有仁德，就不能算做人，所以「仁德」是人類共有的特性了。人性之表現於行為的叫「人道」，淺易地說，人道在消極方面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無不貪生怕死，自己不想死，何以要他人死？自己意欲生，何以定

要絕人生路？故此在積極方面還要「己所欲，施於人」，如此方是人性的發揚。自私的人，只顧自己利益，不知還有他人，一切以個人爲本位，這種人是利己主義。主張人類愛的人是推己及人，以人類爲本位，提倡互愛互助，這固然是相當的道德，然以佛教的觀點，不過是一種狹隘的人道主義。學佛的人，必須從「推己及人」進而「推人及物」，基於衆生本位的立場，主張「仁民愛物」「衆生平等」，這將人推廣到一切動物身上的精神，即是慈悲主義，也是廣義的人道主義，這才是真正的博愛主義。所以佛教徒不但不隨便去傷害別人，而且對動物也決不虐待，還是設法全力保護牠，這才顯出人性的可貴。文明與野蠻的區別亦在此。

拿美國爲例，美國的任一公園都可有見孩子們和成羣的鴿子遊戲，鴿子與人和諧相處毫無畏色，這在東方人看來也許覺得稀奇，但美人却司空見慣以爲常事了。原來美國法律對鴿子也有保障的，如果任何人隨意傷害了一隻鴿子，他必須接受法律的懲罰。所以鴿子也是有靈性的，知道人們不會傷害牠，牠也樂得與人親近，習以爲常，不以爲畏了。我們往往羨慕美國國家的富強，何以不認識清楚他們文明的優點呢？

誰都知道中國人精於烹飪，講究飲食的，中國菜五花八門，聞名於世界。可是，許多供人恣意口腹，大快朵頤的幕後，無非是屠宰牲畜、開腸破肚、刮鱗去皮、穢血交流，慘不忍睹的悲慘場面，是深明因果，甘願茹素去葷的有識人士所不齒的。殺生是重罪，是惡業；是招致戾氣、冤冤相報的根本。佛家講因果，因果的報應歷歷不爽。不妨舉淺顯的例子來說：

高雄縣旗山鎮有一個姓王的人，頗有一些家財，却十分好喫，尤其愛吃蛙肉，每逢夏季，每天要吃好多的青蛙。有時自己去捉，有時向人收買；不但吃大隻的，也吃小隻的，吃新鮮的，也吃曬乾了的，每每將蛙腿穿在鉛絲上，掛在室外曬，他自己覺得很有意思，他人看來實感殘忍。

可是，那人活到四十來歲時，突然瘋顛了，變成一名白痴，家人無奈，只好把他逐出。他一天到晚跟青蛙一樣，眼睛呆呆的瞪着，脖子直直的伸着，拿着一張矮椅，坐在臀上，不能站起來

走路，只能用雙手搬動矮椅，一跳一跳地向前移動，驀然看去，活像一隻大青蛙在跳行。附近的人，天天都可看到他，大家也都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沒多幾年，他就告別了人間。這樁二十多年前的事，旗山鎮的老一輩的人尙能記憶經常叙說着。

另外一個真實故事，是台灣新聞報在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十日刊載的，現抄下原文：

（屏東訊）一山胞素喜獲鹿，着鹿皮衣，戴鹿皮帽，在林班做工中，被誤以爲鹿，慘死於獵槍之下。

死者五十二歲，住三地鄉大社村勝利路九八號，爲山胞田瑞芳。於八日下午三時卅分許，他也許爲了禦寒，身着鹿皮衣，頭戴鹿頭帽，在屏東事業區第七林班內做工，因該班時有山鹿出現，其時適有山胞洪金費途經該處，恍惚發現林中有鹿影幌動，因周圍密林遮蔽，竟把那人誤認一隻真鹿，認爲可發一筆意外財，欣悅異常。立即跑回村中邀集青年十餘人前往圍獵。洪即舉槍瞄準鹿人開發一槍射擊，彈中頭部，田某立即應聲倒地；因爲傷中要害，當場畢命。

加害人洪金費與死者係親戚，平素感情和睦，此次竟把人當鹿擊殺致死，闖下大禍，悲痛萬分。

鹿的身體可做藥能賣大價錢，山胞在利的貪取下每喜打鹿，相信死者的鹿皮衣及鹿頭帽，也是他自己的獵獲物，但他喜歡打鹿，自己竟也被人當做鹿打了。這究是人害了鹿？還是鹿害了人？這現世界報的故事實足使人警戒。

從上述可知，妄自殺害其他生命，那麼自己亦必縮短其生命。天地之間再沒有比生命更貴重的，即使是動物也希望延長其生命，人類妄自尊大了動物貴重的生命逞以爲快，是何其無情之業！無論怎麼說法殺生是不道德的行徑，而且使自己變成了一副兇手的嘴臉。比如爲口腹而殺生，被殺的動物本身無力抗拒，亦無處申訴，然怨氣相結愈久愈深。佛說因果業報經說：「世間欲免刀兵劫，除非衆生不食肉」食肉殺生所惑之果越演越慘，各地烽火戰爭，人命像螞蟻不值錢，隨時有遭死難的可能，可見「戾氣致災」而短命多由殺生而來。

——待續

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

(三)

寬如合撰

三覺——唯慧是業，以般若爲無住眞宗。

四覺——念念無住，方能破惡伏魔，出陰界獄。

五覺——以般若無住，破愚癡，出生死，自行化他，無住妙觀，方得大樂。

六覺——無住相而行布施，布施而無住，方得等念怨親，平等與拔。

七覺——明不住俗家，故不染世樂，不住塵勞家故，梵行高遠，不住九界家，故慈悲一切。

八覺——依無住理，發大乘心，修無住行，普濟一切，代衆生受無量苦，證無住果，方能令諸衆生，畢竟大樂。

結歎——明以此無住妙觀，精進行道，慈悲修慧，悟無住理，起無住行，乘法身船，證無住果，至涅槃岸，是則從始至終，皆不出無住理行，證無住理行，乃一乘因。無住理，無住證，乃一乘果。故以一乘因果爲宗。結文進趣菩提，速登正覺。則以無上菩提爲歸趣。

四、辨用

以去迷就覺爲用。

是經以八種覺法，而救八種迷倒。

初覺——去四迷倒，覺知無常苦空，不淨無我。

二覺——去貪欲迷，覺知少欲無爲，身心自在。

三覺——去多求迷，覺知守道知足。

四覺——去懈怠迷，覺知常行精進。

五覺——去愚痴迷，覺知智慧多聞。

六覺——去慳嗔迷，覺知平等布施。

七覺——去塵勞欲染迷，覺知梵行出家。

八覺——去耽空着有迷，覺知大心普濟。

結歎——能覺是法身如如，所覺是涅槃寂滅，能覺所覺。唯一

清淨湛然，圓滿菩提，歸無所得。

結文於念念覺中，滅無量迷染罪咎，一心清淨，進趣菩提，速登正覺。故能永斷生死迷途，入常住快樂大覺海中，故此經以去迷就覺爲用，又乘法身船，至涅槃岸，是攝用歸體，即從因感果，復還生死，度脫衆生。復從體起用，又即大乘行因。

五、教相

佛說一代時教，不出三藏十二分教。三藏者，經、律、論。此經處處指示觀心，詮教理行，即經藏攝。以八大人覺法，去八種迷倒。破惡伏魔，離欲染，修梵行，即律藏攝。雖無辯論之事，但唯慧是業，成就辯才，是讚論學。

十二分教者：契經、重頌、授記、孤起、無問自說、因緣、譬喻、本事、本生、方廣、未曾有、論議。

契經——全經長文

授記——雖無授記之事，而合授記之意，謂「若佛弟子誦此八事，於念念中，滅無量罪」。即記滅罪。「進趣菩提速登正覺」。即記決必成佛。

今此攝

無問自說——未有請法之文。

譬論——乘法身船，至涅槃岸。

方廣——文雖簡，而義無涯。

未曾有——雖缺事相未曾有之文，具足理未曾有，此大乘妙教理行，非凡夫小乘所有。

是則十二分教，攝長行，授記，自說，譬論，方廣，未曾有。天台判如來一代時教，爲五時八教。

五時

華嚴——如乳
阿含——如酪
方等——生酥
般若——熟酥
法華——醍醐
涅槃——醍醐

此經時屬方等

化儀四教
(藥方)

頓教——部——華嚴

相——於念念中滅無量罪，進趣菩提，速登正覺。

漸教——部——阿含時及諸小乘法

相——如是觀察漸離生死。

秘密——教——頓漸各適其相，彼此互當不知。

教——說頓說漸彼此互知各別得益，宜頓者使聞頓，宜漸者使聞漸，正此經文。

不定——益——謂前四時中，或聞頓得漸益，或聞漸得頓益，即是以頓助漸。第五覺第八覺以漸助頓，精進出獄，第一覺了知身心無常，漸離生死，使頓悟自心。

藏

生滅四諦——第一覺，無常無我，亦即觀空
思議生滅十二因緣——第二覺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即了無明緣行，下二句還滅門。

事六度——第六覺，怨親平等，七週行慈。

無生四諦——第三覺，守空慧，去多求，知苦無逼迫，集無和合相，道不二，滅無生。

通——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第四覺，了知無明

化法四教
(藥味)

別

理六度——第五覺：廣學多聞，以如幻法，如幻化，故能伏魔，出陰界獄。

無量四諦——第五覺：廣學多聞，增長智慧，方知四諦，一一有無量相，學無量法門，方能教化一切無量象生，悉以大樂。

不思議十二因緣——第七覺悟：五欲過患，乃枝末無明，為分段生因，故不染世樂……志願出家，知根本無明，為變易生因，故梵行高遠，慈悲一切。

不思議六度十度——第五、六覺：平等布施，不念舊惡，即忍。第三、四覺，知足破惡，即戒。第四覺：常行精進，即進。知心是惡源，不隨心轉，乃至破惑復魔，即定。八種覺法，即般若。第五、六覺，即方便度。第八發大乘心，普濟即願。出陰界獄，令諸衆生，畢竟大樂，即力。多聞增慧，即智。

第一、二、三覺觀空；第四、五、六覺觀假；第七覺不染世樂，則不住有；但念三衣，則不住空；志願出家，守道清白，梵行高遠則觀中。

無作四諦——第八覺知生死熾然，苦惱無量，而了。

一、苦無逼迫相，無苦可捨，故願代衆生受無量苦，故諸大士，依此發衆生無邊誓願度。

二、無明塵勞即菩提，無染可斷，故於苦惱無量中，能發大乘心，故依此發無量煩惱誓願斷。

三、邊邪皆中正，無道可修，故得平等衆生，不憎惡人，慈悲一切，令諸衆生畢竟大樂，依此發法門無量誓願學，如此經云：廣學多聞，增長智慧，成就辯才，教化一切，悉以大樂。

四、生死即涅槃，無滅可證，故此經云：還復生死，度脫衆生，依此發無上佛道誓願成，此中云進趣菩提，速登正覺。

不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教觀綱宗云：

『無明、愛、取、煩惱，即菩提；菩提通達，無復煩惱，即究竟淨，了因佛性也』——此經速登正覺故。

『行、有、業、即解脫，解脫自有緣因佛性也』。此經念滅無量罪。

『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苦即法身。法身無苦無樂，

是大樂，不生不死是常，正因佛性也。故大經云：十二因緣，名爲法性』。此經慈悲修慧，乘法身船，至涅槃岸。

稱性六度、十度——施、爲法界一切法趣施，是趣不過等。此經平等與拔，發大乘心，普濟一切，願代衆生，受無量苦，令諸衆生，畢竟大樂，一一度，皆稱性所起，類推可知。

是經義詮通教大乘，進窺別圓，兼收權漸之機。

（上轉第3頁）不可老是懷疑下去，耽誤了自己。永嘉大師說：

「圓頓教，拂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稱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但若疑而不信，如無手難以取物，縱入佛教的寶山，空手而同。在對教理是如此，對人事亦是如此，好人好事或同仁同事，應信而不疑，否則疑心生暗鬼，終日懷鬼胎，感情不協調，壞了許多好事，于自既無益，于他亦不利。所以佛教列疑爲六種根本煩惱之一，佛青應拿起慧劍，來個斬草除根。

F、助人自助：助人爲人生的快樂之本，能助人者自己亦必得到人助，這是自然的定律。況菩薩處世，自未度而先度人，更有過于助人自助的意思。我們都是學菩薩心腸、佛陀精神的信徒，這是對衆生應盡的義務與責任。因個人的快樂不可建築在大衆的痛苦之上，須要建築在衆人的快樂之上才對；如果社會騷擾不寧，衆人都在痛苦中生活，你想個人「獨樂其樂」，恐怕是辦不到的。所以佛在華嚴經說：「但願衆生得離苦，不爲自己求安樂」，這就是透視了「要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衆人快樂之上」，不是建築在衆人痛苦之上的真理。

這裏所談的都是一些閑話，沒有什麼奇特，不過閑話中往往亦帶些真理。我的文章寫到這裏，還不會找到題目，就叫它做「閑話中的真理」吧。

瑜伽師地論

科句披尋記

彙編

卷一 (六)

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沙門玄奘奉詔譯

韓清淨科記 三時學會彙編

庚五作業二

辛一約通相辨四

壬一能了別二

癸一初業

彼作業者：謂能了別自境所緣，是名初業。

謂能了別自境所緣者：此中自境，謂一切法。若共五識不共五識一切皆爲意識之所緣故。得此境名。

癸二餘業

復能了別自相共相。

復能了別自相共相者：謂於有法了知有相，於有相中復有自相共相差別。自相有法，畧有三種。一、勝義相有，二、相狀相有，三、現在相有。共相有法，亦有五種：一、種類共相。二、成所作共相。三、一劫行共相。四、一切有漏共相。五、一切法共相。思所成地廣釋其相。（陵本十六卷二頁）由彼意識，於此一切能善思擇，名能了別自相共相。

復能了別去來今世。

復能了別去來今世者：若諸果法已謝滅相，名過去世。有因未生相，名未來世。已生未滅相，名現在世。又諸種子不離法故，如前說法亦有三世建立差別。如下自說。（陵本三卷七頁）復了別了別，或相續了別。

復了別了別或相續了別者：謂如意識尋求心生時，或散亂不相續起，是名了別了別，若不散亂決定心生，由是分別引發染淨，是名相續了別。

復爲轉隨轉，發淨不淨一切法業。

復爲轉隨轉發淨不淨一切法業者：由彼意識有分別力，善染心所相應俱起。不同五識唯爲隨轉。剎那變異，名之爲轉。相似相續，名爲隨轉。由是總說發淨不淨一切法業。

壬二能發業

壬三能取果

復能取愛非愛果。

復能取愛非愛果者：此中果言，謂異熟果。有愛非愛二種差別。生人天趣，是名愛果，若生惡趣，名非愛果。由意識力，有諸欲取，或諸見取，或戒禁取，或我語取，即由諸取能生三界苦果。是名能取愛非愛果。

壬四能引發一切識二

癸一餘識

復能引餘識身。

癸二等流識

又能爲因，發起等流識身。

復能引餘識身乃至發起等流識身者：若五識生，意識爲先，是名意識引餘識身。又或五識生已，意識方生。如說五識率爾心後，意識尋求決定心生。復由尋求決定二意識故，分別境界，從此無間染淨心起。以此爲因，引令五識亦有染污及善法生，相續等流，名等流心。如是道理，前已引釋。是名發起等流識身。

辛二約最勝辨二

壬一標列

又諸意識，望餘識身，有勝作業。

望餘識身有勝作業者：前說作業，與五識身雖有不共，總畧而言，亦六種攝。今於總畧更廣宣說有勝作業。五識昧劣，不名為勝。意識明利，獨得勝名。由此勝故，作業亦勝，名勝作業。

謂分別所緣，審慮所緣，若醉、若狂、若夢、若覺、若悶、若醒、若能發起身業語業，若能離欲，若離欲退，若斷善根，若續善根，若死、若生等。

若死若生等者：此中等言，等取外分若壞若成。如下自說。

壬二隨釋十五

癸一分別所緣三

子一徵

云何分別所緣？

子二釋二

丑一標列

由七種分別：謂有相分別、無相分別、任運分別、尋求分別、伺察分別、染汙分別、不染汙分別。

丑二隨釋七

寅一有相分別

有相分別者：謂於先所受義，諸根成熟，善名言者，所起分別。有相分別者等者：此有二種。一、於先所受義所起分別。如於五識率爾心後尋求決定二意識生，分別五識彼彼境界。二、諸根成熟善名言者所起分別。謂從少年位以去乃至老位，是名諸根成熟。於此位中有力有能了名言義，是謂善名言者。

寅二無相分別

無相分別者：謂隨先所引，及嬰兒等不善名言者，所有分別。無相分別者等者：此亦二種。一、隨先所引所有分別。如染淨心等流心是。二、嬰兒等不善名言者所有分別。此言嬰孩童子位中，無有功能了名言義，是謂不善名言者。嬰孩位者，謂乃

至未能遊行嬉戲。童子位者，謂能為彼事。如下自釋。（陵本二卷十九頁）

寅三任運分別

任運分別者：謂於現前境界，隨境勢力任運而轉，所有分別。任運分別者等者：謂彼境界或極廣大，或極可意，現在前時，心若於彼已極串習，已極諳悉，便即剎那剎那相續而生，是名隨境勢力任運而轉。此通定地不定地說。雖五識身亦有如是相轉，然非此說。由釋意識勝作業故。

寅四尋求分別

尋求分別者：謂於諸法，觀察尋求所起分別。

寅五伺察分別

伺察分別者。謂於已所尋求，已所觀察，伺察安立所起分別。

伺察安立所起分別者：謂於諸法既尋求已，既觀察已，如所安立復審觀察，是名伺察安立所起分別。前說隨尋思行，此說隨伺察行，由是建立二種差別。

寅六染汙分別二

卯一約貪煩惱辨

染汙分別者：謂於過去顧戀俱行，於未來希樂俱行，於現在耽著俱行，所有分別。

卯二約一切煩惱辨

若欲分別、若恚分別、若害分別、或隨與一煩惱隨煩惱相應所起分別。

染汙分別者等者：此有二文：一約三世貪染差別為論。若於諸可愛事緣過去相，名顧戀俱行。緣未來相，名希樂俱行。緣現在相，名耽著俱行。二、約三界染惱差別為論。若欲若恚若害分別，唯欲界繫。隨一煩惱或隨煩惱相應所起分別，通三界繫。如是總名染汙分別。

寅七不染汙分別二

卯一標列

不染汙分別者：若善，若無記。

卯二隨釋二

辰一善分別

謂出離分別、無恚分別、無害分別、或隨與一信等善法相應。

辰二無記分別

或威儀路、工巧處，及諸變化，所有分別。

子三結

如是等類，名分別所緣。

不染污分別等者：此有二種：一、善，二、無記。謂出離分別，乃至或隨與一信等善法相應所有分別，是名為善。此中出離分別，謂出離欲。餘文易知。若威儀路工巧處及諸變化所有分別，是名無記。當知威儀工巧，亦染善可得。若依伎樂以染污心發起威儀，是染污性。若依寂靜，即是善性。若依染著發起工巧，是染污性。若善加行所起工巧，即是善性。又變化心，亦有善性可得。如諸菩薩為引導他，或為利益諸有情故而起變化，當知是善。此無染污，如下決擇分釋。（陵本五十五卷十三頁）今於此中唯取無覆無記性者所有分別，名為不染污分別。諸無記法總說有四：謂異熟生、威儀路、工巧處、變化心。今於此中不說異熟生者，彼唯業引，非分別故。

癸二審慮所緣四

子一徵

云何審慮所緣？

子二列

謂如理所引，不如理所引，非如理非不如理所引。

子三釋三

丑一如理所引二

寅一釋二

卯一依離諸見辨二

辰一不增益

如理所引者，謂不增益非真實有如四顛倒。謂於無常常倒，於苦樂倒，於不淨淨倒，於無我我倒。

謂於無常常倒等者：謂諸愚夫於所知事不如實知。故於諸行無

常，剎那無常，起常顛倒；於有漏苦，起樂顛倒；於六不淨，起淨顛倒。六不淨者：一、朽穢不淨，二、苦惱不淨，三、下劣不淨，四、觀待不淨，五、煩惱不淨，六、速壞不淨。如下聲聞地釋。（陵本二十六卷二十頁）於二無我，起我顛倒。二無我者：一、補特伽羅無我。二、法無我。

辰二不損減

亦不損減諸真實有如諸邪見。謂無施與等諸邪見行。

謂無施與等諸邪見行者：此中邪見，謗無施與，謗無愛養，謗無祠祀，乃至廣說。謗世間無真阿羅漢。如是等類，皆此所說，是故言等。如下有尋有伺地說。（陵本八卷十四頁）

卯二依得二智辨二

辰一法住智

或法住智，如實了知諸所知事。

或法住智如實了知諸所知事者：如佛施設開示無倒而知名法住智。如下有尋有伺地說。（陵本十卷十七頁）所知事者，謂或不淨，或慈愍，或緣性緣起，或界差別，或阿那彼那念，或蘊善巧，或界善巧，或處善巧，或緣起善巧，或處非處善巧，或下地麤性，或上地靜性，或苦諦、集諦、滅諦、道諦，是名所知事。如下聲聞地說。（陵本二十六卷十四頁）於如是等能正解了，是名如實了知。

辰二出世智

或善清淨出世間智，加實覺知所知諸法。

寅二結

如是名為如理所引。

或善清淨出世間智如實覺知所知諸法者：出世間智，住有學位，名為清淨，住無學位，名善清淨。此於所知諸法能證真實，是名如實覺知。此中覺者，於實有義差別說故。如下攝異門分釋。（如本論八十三卷十二頁釋）云何名為所知諸法？謂畧有五。顯揚頌云：心，心所有、色、不相應、無為、如是五法，總攝一切所應可知。是故名為所知諸法。

（待續）

畧論中國山水畫

南北分宗之思想（上）

□鄭捷順□

本文綱目：

- 一、引言
- 二、南北分宗概說
- 三、南北分宗說產生之根源
- 四、南北分宗說中幾個問題之商榷
- 五、南北分宗說予後世繪畫之影響
- 六、結語

一、引言

中國繪畫，代各有其特色；然後代大都對前代有所吸收，以成一新時代之畫風，此係時代推進之必然結果。然中國繪畫之發展，雖有工筆意筆之分與疏密二體之別，而均本於同一之文化精神，自來並行不悖，鮮有分門立戶，與標榜派系為說者，此恰與西方之重主義派別尚獨創新奇之精神相反。及至明末，好事標奇立異以取譽者，乃將中國山水畫分成南北二宗，自唐迄明之山水畫家，皆被分別納入二宗之中，遂宛成畫壇定案，數百年來，承學之士，奉為金科玉律，未敢稍加踰越。故分宗之說影響晚近畫壇，巨且大矣。晚近研究中國藝術人士，對分宗說之評論，間可

見及，然其爭論之要點所在，迄未有加以釐清；竊以今日我國畫壇之沉滯不進與乎畫法上未得創新之途徑，而徒陷於蹈襲之窠臼者，實與分宗說息息相關，特畧述分宗說之內容，並進而試究其產生之根源，及提出其中數點值得商榷的問題，草成本文。其同乎舊談者，非意在因襲，勢不可異也；而其稍異者，非敢言發明，亦理不可同也。作者竊思，對學問門徑，尚無所知，又限於篇幅，辭不盡意，其謬語之多，自不待言，尚祈諸位讀者賜正為幸。

二、南北分宗概說

分宗說係於明末萬曆年間，由莫是龍、董其昌與陳繼儒三人先後所提出，莫、董、陳三人是同時同鄉之朋友，而莫氏較早，陳氏較晚，其中以董氏為中心人物，奠定分宗說之基礎，茲述三人分宗說之內容於后：

（甲）莫是龍（註一）畫說曰：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與李昭道）父子著色山水，流傳而為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驢，以至馬（遠）夏（珪）輩。南宗則王摩詰（維）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為張璪，荆（浩）、關（仝）、郭忠恕，煮（源）、巨（然）、米（米芾求、米友仁）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黃子久、王蒙、倪雲林、吳鎮）。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註二）

(乙) 董其昌(註三)畫禪室隨筆中同錄莫氏上述一段文外(疑爲後人輯錄誤入)，又於其旨

曰：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維)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爲嫡子，李龍眠(公麟)、王晉卿(誥)、米南宮(芾)及虎兒(友仁)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蒙)、倪元鎮(雲林)、吳仲圭(鎮)皆其正傳。吾朝文(徵明)、沈(周)、則又遠接衣鉢。若馬(遠)夏(珪)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思訓)之派，非吾曹當學也。」(註四)

(丙) 陳繼儒(註五)於眉公論畫山水曰：

「山水畫自唐始變，蓋有兩宗，李思訓、王維是也。李之傳爲宋王銑、郭熙、張擇端、趙伯駒、伯驥，以及於李唐、劉松年、馬遠、夏圭皆李派。王之傳爲荆浩、關仝、李成、李公麟、范寬、董源、巨然，以及於燕肅、趙令穰，元四大家皆王派。李派板細無士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慧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鄭虔、盧鴻一、張志和、郭忠恕、大小米、(米芾、米友仁)馬和之、高克恭、倪瓚(雲林)輩，又如方外不食煙火人，另具一骨相者。」(註六)

綜上所說，可歸納爲下列數要點：

- (一) 山水畫之南北分宗，始於唐朝，猶禪宗之分南北。
- (二) 北宗開山爲李思訓，南宗宗主爲王維。
- (三) 北宗之山水着色，南宗則不着色(用水墨)。
- (四) 北宗之山水用鈎斫法，南宗則用渲淡法。
- (五) 北宗爲非文人畫(即院體畫)，南宗是文人畫(董氏所說之文人畫，亦即陳氏所謂「有士人氣」之畫)。
- (六) 北宗主嚴麗板細，南宗尙瀟灑虛和。
- (七) 北宗主工筆、南宗尙寫意。
- (八) 北宗畫家多在畫院，南宗則多是院外文人。

(九) 北宗衰微，南宗興盛。

三人所論，其相同點畧如上述；究其所異，莫氏對南北無褒貶之意，董、陳二氏則尙南而貶北。就兩宗所屬畫家而論，莫說南宗有十三人，北宗有七人；董說南宗以十五人，北宗有五人，陳說南宗十四人，北宗有九人，更於南北兩宗外，別列方外一支，亦有九人。而同一畫家有被列入南宗者，或北宗者，或別一支派者，或不列者，可見各宗畫家人數不等，隸屬亦有殊異。(參下列三人分宗簡表)

分宗說

宗北		宗南	
董說：李思訓——馬遠、夏珪、李唐、劉松年(五人)。	莫說：李思訓——李昭道、趙幹、趙伯駒、趙伯驥、馬遠、夏珪。(七人)。	董說：王維——董源、巨然、李成、范寬、李公麟、王銑、米芾、米友仁、黃公望、王蒙、倪雲林、吳鎮、文徵明、沈周(十五人)。	莫說：王維——張璪、荆浩、關仝、郭忠恕、董源、巨然、米芾、米友仁、黃子久、王蒙、倪雲林、吳鎮(十三人)。
陳說：李思訓——王銑、郭熙、張擇端、趙伯駒、趙伯驥、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九人)。	方外——陳說：鄭虔、盧鴻一、張志和、郭忠恕、米芾、米友仁、馬和之、高克恭、倪雲林(九人)。	陳說：王維——荆浩、關仝、李成、李公麟、范寬、董源、巨然、燕肅、趙令穰、黃子久、王蒙、倪雲林、吳鎮(十四人)。	

三、南北分宗說產生之根源

近人鄭昶將南北分宗思想產生之根原，歸于南北朝地理民族之不同，又以爲元四家溫筆皴擦與水墨渲染之簡淡畫風爲啓發明清二代南北畫大略之見(註七)，實爲牽強附會之說，並無史實根據。考南北宗思想之發生，與時代思想，社會背景，人物心理與乎畫法之殊異各點，實有密切關係。其中一是當時禪宗與心學

思想之流行；一是由於對抗浙派畫風，先要建立一種對己有利之思想體系；一是董氏個人之點慧詭譎；一是新舊畫法之相衝突排斥。茲分述如下：

（1）禪宗及心學思想之流行

禪宗傳始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尊者，為我國初祖，再四傳為五祖弘忍，弘忍之下有慧能、神秀二大師，慧能弘法嶺南，世稱南宗；神秀說法北方，乃成北宗。遞至宋明，因佛經翻譯愈備，談禪之風益盛；明朝隆慶萬曆以後，賢與不肖，無不以高談禪理為事。莫氏雖工詩文書法，性復豪邁，然而育於外家，莫不受當時禪學影響，畫說中分宗一條曰：「禪家有南北二宗：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可以顯見。董氏更喜高談禪理，明史列傳稱曰：「性和易，通禪理，蕭閒吐納，終日無俗語。」（註八）其畫室稱為「畫禪室」，畫論稱為「畫禪室論畫」，其容臺集中有禪悅五十餘條，均用禪以論書法、文章與老、莊、列、韓各家思想；而畫論中常用「正傳」、「衣鉢」、「魔界」、「解脫」、「禪燈」、「禪定」、「積劫」、「菩薩」與「如來地」（註九）等禪家話頭以解釋山水畫。至若陳氏與沈灝輩，均為分宗說之倡和者，無不掉弄禪家詞語，陳氏謂「慧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如外方不食煙火人，另具一骨相者。」又曰：「畫家寫水寫蘭寫竹寫梅寫葡萄，多兼書法，正是禪家一合相也。」（註十）沈氏曰：「禪與畫俱有南北宗……日就狐禪，衣鉢塵土。」（註十一）總觀分宗說諸人，無論其對禪宗思想之了解程度若何，然而彼等咸於禪學思想有所薰習則一，故以禪入畫，更於論山水畫時，借用禪之南北宗分派，實為極自然之結果。

明朝王陽明致良知之說大盛，董氏為分宗說之中心人物，匪特對禪學有所闡發，而於良知之教，亦有心得。彼於容臺集禪悅曰：「古人以水喻性，荷澤得法於曹溪，指出心體曰：『水是名以濕為體，心是名以知為體。』最為片言居要。……陽明之致良知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情之動，知善知惡是

良知，為善去惡是致良知。』夫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近於禪矣，而知善知惡是良知，與晦翁虛靈不昧，何嘗相悖？世有宗良知而詆晦翁者舛矣。」（註十二）可見董氏對禪學、理學、心學頗有體會，而有意以理學、心學均歸於禪學，再由禪以論畫。既以禪論畫，又主尚南貶北，故專務虛靈，進而抬高文人畫而蔑視院體畫之論之產生，不無因緣。

（2）建立思想體系以對抗浙派

分宗說產生之根原，與當時之藝壇情況，亦關係至大，它可說是反映當時一般士大夫主觀唯心論之哲學思想，同時又是反映文人相輕（尤以畫家為然）之惡習。彼等企圖建立一個鞏固之歷史根據，以打擊浙派。蓋明代山水畫，競尚摹倣，自明初至嘉靖間，卑鄙元季繪畫之放逸清淡，而遠喜南宋院體之工筆，畫家往往宗法南宋劉李馬夏四家，而浙派大家戴進、吳偉則更傳馬夏衣鉢，由是浙派畫風獨佔藝壇。及至嘉靖以後，浙派畫風，成為強弩之末，於是沈周與文徵明始以雄渾溫雅之筆，首樹聲勢於正德嘉靖間，其後莫、董、陳輩，以其德望崇高，大張旗鼓，提倡遠法荆、關、董、巨，近宗元季四大家，成立吳派（因彼等多為吳人），取浙派之地位而代之。總之，分宗說之產生，雖無歷史之根據，而勢非憑空凸起，乃應時代機運而誕生。蓋繪畫一事，從純創造理論角度視之，誠可遺世獨立，突破社會政治經濟等一切因素之窒礙，然從實際立場考察，則歷代繪畫之發展，其風格無不與政治意識，及社會經濟相關連。夫各朝政治鞏固之初，則畫院昌盛，及至政治衰落，則院外文人畫風代之而起，明朝正德，嘉靖以後，國事日非，浙派畫風引起畫家反感，畫壇欲另謀新格，南北宗說遂應時而起。從社會經濟而言，因明朝內外商業非常發達，美術品與現今藝壇無異，早成商品，畫家要待名氣，鑒賞家之吹播，及派別社團之組織，而後可以立足，美術品可以爭取市場，斯所以現代藝壇之墮落，明末繪畫派別標榜之大盛，與乎莫董等分宗說產生之一大因由也。（註十三）近人童書業曰：「吳派乃是元四家的一支，莫、董諸氏便是吳派的末流，他們提出

了南北宗的公案來，目的只是想壓倒浙派而已。」（註十四）誠爲篤論。

（3）董其昌個人之點慧與詭譎

分宗說雖先由莫氏發軔，最初無非興會之談，雖將二宗相提並論，並無明文攻擊北宗；及至董氏，大加闡揚，成爲分宗說之中堅，彼內心一面對北宗人物不敢鄙視，更於其題跋中頗加推崇，然一面却公說斥責北宗爲「非吾曹當學也。」此般矛盾態度，實有苦衷存在，後繼者不求所以，乃妄斥北宗爲野狐禪邪派。吾人深思，董氏爲人善取巧，其於繪畫上之成功，於畫法具有修養及對畫理頗有心得外，更要者，則在其用「術」之一面。清錢杜評董氏畫曰：「少含蓄之趣，然其蒼潤縱逸。」（註十五）又董氏晚年自白曰：「……五十後大成，猶未能作人物舟車屋宇，以爲一恨，喜有元鎮（倪雲林）在前，爲我護短，否則百喙莫解矣。」（註十六）董氏自知擅長墨法，而短於皴法、人物、雜畫；又深明南北宗關鍵問題，全在筆墨之別，而墨有近功，筆難急效。於是彼爲着護短，唯有捨棄所謂北宗畫家之鈎斫法，而抬出米氏雲山與黃子久，倪雲林之畫作掩飾，大倡所謂南宗之水墨渲淡，褒爲正宗上品，進而上溯於唐之王維，奉爲南宗鼻祖，此實董氏終全生精力而倡導南北分宗說之一大心理因由，乃吾人所不能漠視。吳因明先生嘗曰：「他（指董氏）在藝事上真正的勁敵，就繪事本身說是沈石田，就批評方面說是王世貞；他深明先行建立理論根據的重要性，知道如僅從繪畫本身著手，是屬捨本逐末之舉，不會發生龐大而久遠的力量。要想改變原有的保守眼光而創立一種新的風氣必須先從哲學、文學、書法三方面同時著手，合縱（古人）連攝（今人），智深謀遠，建立出一項新的繪畫思想，這樣，才可使他的作品能得到一致的推崇。」（註十七）此爲中肯之論，亦足作爲前節論分宗說旨在打擊浙派之註腳。

（4）畫法上之不同

思想之形成，既可從其所受之時代思想、社會與人物背景之

影響上加以探討；亦可直接自其思想形成後之特色，以追究其所以創造之原因。南北分宗說聲明「其人非南北」，可知非從地域與取材上加以劃分，而是創作態度之不同，亦即分宗說產生之畫法根源，茲參讀近人俞劍華所論（註十八），歸納而成下列幾端：

（甲）是新舊風格之爭。

（乙）是「嚴麗、格法、峻偉雄壯」與「瀟灑、意境、平遠幽淡」風格之爭。

（丙）是色與墨使用方法不同之爭。

（丁）是工整與寫意不同風格之爭。

（戊）是「藝術爲政教服務」，與「脫離政教而超然物外」之創造態度之爭（即職業畫與文人畫，院內與院外之創造態度之爭）。

以上所舉五項畫法之根源，俞氏曾分別加以討論，且持論亦很正確。然總括言之，南北宗畫法根源，就在陽剛與陰柔之爭上。北宗之風格是偏重於客觀性、現實性、模擬性各方面；南宗則偏重於主觀性、觀念性與象徵性各方面（註十九）；此大體均可從各畫家畫蹟中分別體認出來。

自繪畫發展之自然趨勢，應向往舒發畫家性靈修養之最高境界言，則南宗之尚雅淡、閒逸而由技進乎道者，實較北宗爲優勝。而分宗說之尚南貶北，亦有獨具精神存在，未克全體加以抹煞，然彼輩唯求達成目的，咸依個人成心，壟斷事實，將唐後畫家，隨意附會，則其狂妄態度，一無是處，詳見下節討論。

（待續）

附註：

一：莫是龍，字雲卿，華亭人。生卒年月雖不可考，而其父如忠生於明正德三年，下距董其昌之生四十七年，故是龍與其昌爲同時人而畧早，著有「畫說」一卷行世。

二：見莫氏「畫說」（俞劍華中國畫論類編頁七一四——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出版。）

三：董其昌，字玄宰，華亭人。明嘉靖三十四年生（公元一五五五年），

崇禎九年卒（公元一六三六年）。著有「畫旨」「畫眼」「畫禪室隨筆」「容臺集」等書。

四：見董氏畫旨（俞氏中國畫論類頁七二〇）。

五：陳繼儒，字仲醇，別號眉公，華亭人。明嘉靖三十七年生（公元一五五八年），崇禎十二年卒（公元一六三九年）。著有「明書畫史」「眉公秘笈」「書畫金湯」等書。

六：見陳氏論畫山水（俞氏中國畫論類編頁七五四）。

七：參鄭昶中國畫學全史，第五章，南北朝之畫學頁六十七，台灣中華書局出版。

八：見董氏傳（明史卷二八八，列傳第一七六）。

九：見董氏畫旨，畫眼與畫禪室隨筆（俞氏中國畫論類編七二〇、七二三、七二九各頁）。

十：見眉公論畫山水（同上頁七五四）。

十一：見沈顥畫塵（黃賓虹美術叢書初集第六輯頁二十九——神州國光社出版）。

十二：見董氏容臺集禪悅篇。此書現世罕見，故未克參見原書，唯鈔自俞劍華中國山水畫的南北宗論頁一〇四所引。王陽明在天泉橋夜話（嘉靖六年九月，公元一五二七年），授緒山龍谿四句教，本作：「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與董氏所引，畧有不同，

十三：參俞氏中國山水畫的南北宗論頁九六——九九。

十四：見童氏唐宋繪畫談叢頁四十，朝花美術出版社出版。

十五：見錢氏松壺畫億卷下頁二八，商務版。

十六：見董氏畫旨（于安瀾畫論叢刊頁九二，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十七：見吳先生董其昌研究頁一八（新亞學術年刊第一期）。

十八：參俞氏中國山水畫的南北宗論頁一〇七——一一三。

十九：參虞君質先生藝術概論頁二三六。

禮佛有感

仁相

近日天氣炎熱，要一點涼風都沒有。寒暑表常在八十度之上。自來水又鬧荒。所以要沖涼的水必須經濟一點，郊外的地方每天政府都要載水救急。如此境況真有婆婆苦之感！

一向本性愚鈍的我。要參究經典又沒有耐性。心猿意馬。要學靜參禪。根基不夠水準，那更了不可得！禮佛呢！倒是我喜歡修持的工夫，但在這酷熱的氣候裏。只穿一件襯衣就覺得多累贅，要禮佛呢？必須披上厚厚的海青和袈裟，如此盛服只有心領了！那裏還有禮佛的心神呢？

觸景生情，當我在走廊杆上看到那些在重重的高樓上的建築工人時，不由心裏發生無限的感慨，這些居無定址的建築工人，他們一天到晚在那高懸半空的樓閣上幹活兒，時時有失足的危險，烈日當中，揮汗工作，如此辛勞，只不過換來三餐淡飯，而我則蒙佛陀慈蔭，出家為僧，雖無榮華富貴之享受，却有衣食無慮，安居靜境之樂，焉可放逸偷閒不勤精進乎！

關於禮佛，我們作那五體投地的禮佛首先可以得到血脈循環而使週身舒適，因為禮佛時全身的四肢百脈都要活動。要求身體康泰，心氣和平，像禮佛這樣的輕柔運動是不能缺少的，最重要的是，我們專誠地禮佛得到感應，仗佛光明，可使業障消除，業障消除，則福慧自生，弗以福慧為兩足，那麼一個荷起弘法聖職者，是不能沒有福慧的，一個人所敬仰，見者歡喜的人，必須具有無量的福德智慧，它能斷除煩惱，觀達一切眾生，所以學佛的人最祈望的就是福慧，但不是單靠禮佛才能得到福慧，只要實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思想正確不生邪見，同樣能得到無邊的福慧。

總之，一個佛教徒，不管弘法的工作多忙，都不能忽畧了自修的功夫，不然！就只是紙上談兵，痴人說夢。如果沒有真正的功夫！實際的慧命，沒有自在的定力，只像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那麼拿什麼去惠施於人，恆順眾生，度脫眾生呢！所以我們禮佛誦經，念佛參禪，都得選擇其一，作為自己日常的行持，如過去的玄奘法師，他本來已是一位證果的聖人，他的弘法工作是多麼忙碌，但他每日還得有一個禮佛靜坐的規定時間，所以自己實行的功夫是最重要的。

禪，是無量法門中之一，也是一個甚深微的法門，如果沒有明師的指點和宿慧深厚者，是不容易入門的。所以我以為初學者最好是專持聖號和禮佛那是較為妥當，也是絕對平坦的菩提道路。

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五）

胡信田

兼述我的哲學體驗

三、我的一個看法

昔孔子之偉大，不在傳播知識而在整理典籍建立體制，形式上是除舊佈新而實質上是去蕪留精以達到復性入道的目的。

他曾問于老聃，老聃傳黃帝之道，黃帝問道于廣成子、鼎湖昇天。中國文化始於陰陽成於形象，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道，是中國文化的開始、本體、淵泉，但，它的作用在於二氣、形體、時空上的協合。漢儒講訓詁而道衰，清儒重考據而性滅。孟子繼孔子，而有正氣攘夷之舉，宋儒繼孟子，千四百年後而有真儒，興滅繼絕，獨立於天壤間。

究竟陸九淵是一個什麼人物呢？依我研究的過程，確定他是一位理想主義的先驗者，就他的傳記、學說、功夫上以看其究竟。

1. 傳記

象山生於南宋高宗紹興九年（一一三九），卒於宋光宗紹熙三年（一一九二），世壽五十四歲。由於孩時舉止有常度，好問勤學，主靜而不浮動，思想早熟。二十九歲始婚，三十四歲成進士。其著作不多，但皆手著或門弟子記其行誼者。八百四十年來（由其生到民國六十年）尚未有人能夠偽造得像、摩仿得真的。王陽明的心境舉動有些像先生，陽明論道，如老婆婆說故事，輕淡淡的口語說，像道學派；而先生語句像駢體文，反覆偶意，句短而利，又有點像應酬文，嬉笑怒罵，正襟危坐，都是人生、

事理。二人不但非佛而且又非道（老莊），一心崇儒（二人皆崇孟子）。陽明曰「夫禪之學，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見陸象山先生全集序）。世人之誤陸、王為「禪」，原因出在一般人好小聰明、好現實、好聽傳言，故重視瑣細，而信朱輕陸，誤陸謾王之說隨生。陽明曰「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如上）朱、陸之異在，前者在道問學，後者在尊德性，性不可分割而注重完整，故鳥瞰事物的全貌，主簡易、重體會、似頓悟，須修；道問學，力主格物窮理。由小而大，主細密、重觀察，似漸悟，須學。其實兩者都是宇宙觀、人生觀最上乘的哲學體系，無朱，則人生觀遲緩、茫然、無下手處；無陸，則宇宙觀狹窄、呆板、無滙歸處。

朱子治學力主：寧繁勿畧，寧下勿高，寧近勿遠，寧拙勿巧。

陸子治學力主：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

二人都是一五一十的下功夫，作學問，若不本着寧下勿高（朱）、若登梯然（陸）的辦法前進，就是不知道上者能兼下者所見的常理，而泯滅了下者必不能如上者所見的事實，則人生的境界不見，而流入物情。看，象山在「奏表」中，其見解，不但符合歷史法則，亦且未背事實經驗。

他說：

「管仲常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齎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爲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

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卷十八）

概此等人，在童子時，已具備了超乎常人的識量，再加上勤學和修養，便成有用之材。芸芸衆生，茫如大海，可造之材極少，而成材者更少，而識材者極少、更難而又不易。是以張岱有言「千將之鑄劍於冶，與張華之辨劍於斗雷，煥之出劍於獄，識者之精神，實高出於作者之上。」（見註十，三頁）

凡是「已具備了超乎常人的識量」的人，他對事有一根本看法，此即謂見人之所未見，道人之所不能道，簡稱曰「定見」。雖顛沛流離，痛苦打擊，亦不改變其說法。要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有心人苦苦鑽研，始有發現。若要被不學無術、天資魯笨、怕苦畏難的人能說出個長長團團來，那是咄咄怪事！故世上愚罵智，智讓愚，古今不絕，這是極自然的事。

一位偉人，若果沒有特殊的見解、行誼，筆之成書，啓迪後進，其「偉人」是值得懷疑的。常人，不是當時以富驕人，就是以名欺人，或以權壓人，時過境遷，已不值得再談。細看象山「傳記」中，特殊的見解，高人的修養，從平實中找出特殊，從日常裏注重修養，惟有日常才有日用，惟有平實才有的人生。人生的陋習、通病，一旦說出，就等如入地有門，上天有梯。像這等話，常人想都想不出來，故一邊罵別人異端，一邊高興地聽，聽了有益受惠，罵了不出事情。小人罵君子，愚辱智，是世上最安全的事。故君子、智士、仁人，撇開這些，一心向善、向新、向上奮鬥，求仁得仁，他們終於達到可樂的境地。

「年譜」中有這樣一段：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春試南宮，奏名時尤延之表知，舉呂伯恭祖謙爲考官，讀先生易卷至狎海上之鷗，遊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內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謬矣！擊節嘆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爲貴。論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作而懼弗能，倘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說乎愈加嘆賞，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內艱出院，乃囑尤公曰此卷超絕，有學問者，必是江西陸子靜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囑考官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會先生曰：未嘗欲承足下之教，一見高文，心開目朗，知其爲江西陸子靜文也。」

陸象山有才，呂伯恭識才，象山之名不休，而伯恭之功不可沒。伯恭是字，名祖謙，婺州（今浙江金華）人。祖籍河東，徙壽春，又徙開封，曾祖好問始居婺州，封東萊郡侯，人稱東萊先生，祖謙爲小東萊先生。祖謙少時性褊狹，罪人自苦，孤獨寡處，病時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後，終身不暴怒。成進士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國史編修及實錄院檢討官。伯恭大聰明人也，一個年幼聰明的人，性情急躁，露鋒芒、受打擊，是意中事。孤獨苦悶中他一病不起，但仍手不釋卷。「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句話，使他得到前所未有的啓發。他知道了三樣事：人生單憑挺起胸膛做人是不夠的；必須張開肚皮裝氣；和話說給知人、飯送給饑人的生之哲理。伯恭雖然活了四十五歲，但他的生命光輝燦爛，像一顆慧星，閃耀於南中國的上空。

伯恭之識拔象山，他知道才智被埋沒的原因，英雄被壓擠的苦處。按：呂梁，水經泗水注「泗水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位於江蘇銅山東南，又叫呂梁洪，上下二洪，距數里，礮石齒列，波流湍急。列子言孔子曾觀瀑流於呂梁，水懸三千仞（古以周八尺或七尺爲一仞，仞，伸臂一尋八尺，實則七尺曰

倪)，流沫四十里；又按：呂梁山，在山西，北起管涔山，蜿蜒而南，行黃河、汾水之間，南接龍門山，主峯在離石縣東北，禹治洪水，即鑿呂梁山導水以入黃河，又稱呂梁洪。世稱禹鑿龍門，實因呂梁、龍門、梁山三山相連，舉龍門以概呂梁、梁山而總其稱美其名也。此處象山稱之呂梁，係指水，恐即孔子觀瀑之處。在水從三千仞的懸崖而下，流沫四十里的激蕩，再存心狎玩水鳥，遊觀飛瀑，俗念頓除，可說無心了。而言不可謂道心者，是：尙未能達到物我兩忘的境地。道心是天理、自然、無爲、無始無終。一談到「狎」、「遊」即是此；「海鷗」、「呂梁」即有彼，這是相對，就不能說是道心了。無心，是即景生感，一無所求之謂也。因爲一說無即有，有無相因，永無窮竭！就如切三角一樣，永無窮竭，因它是相對的，要其窮竭、一如，必須本於道心，沒有始終，相對是分析的、人心的、科學的；統一是綜合的、道心的、哲學的。象山倡之於前，信田解之於後，世事翻覆，白雲蒼狗。誰知再八百年後吾道之消長、吾民之存亡何若？按：漆洧爲詩經鄭風篇名，刺淫也。也謂衆多，以此象車，運河內之糧，叫仁術，不叫仁道。概剝肉補瘡，以彼濟此，不謂之仁道，概仁道是有仁之實，無仁之形，潛移默化，一點僞爲也沒有。沒有僞爲，即是天心——仁道。術、巧也、技也、凡術之用必源於機心之生，機心是術而不是道，道心是仁而不是術。仁術如以水灌田，太陽炎炎，禾稻枯槁，是局部的、治標的、短暫的；仁道如天降甘霖，陰陽相交，禾苗蘇醒，是裏外的、治本的、澈底的。以此有不平凡見解的人，而得到文章學術本於天資的主考欣賞，提拔推薦是意中事。

象山三十四歲成進士，已俱備了聖賢的氣度，他的修養功夫是從灑掃應對、日常應用中磨練出來。故我稱他是「理想主義的先驗者」。一室之能治，可以天下國家爲。能治一身，始能一家，一家爲一國之縮影故也。朱子在格物，象山在明心，伯恭則兼取。之後，伯恭還做了朱、陸的介調人——鵝湖之會，在學術史上，是件大事。

宋孝宗淳熙二年（一一七五）乙未，象山三十七歲，呂伯恭

約象山及象山之五兄九齡會朱元晦於廣信之鵝湖寺，他們鵝湖之會，三巨頭的生卒年月如次：

朱熹字元晦，生於宋高宗建炎三年，西歷一一二九年；死於宋寧宗慶元六年，西歷一二〇〇年，七十一歲。

陸象山是號，名九淵字子靜，生於宋高宗紹興九年，西歷一一三九年；死於宋光宗紹熙三年，西歷一一九二年，五十四歲。

呂伯恭是字，名祖謙，號東萊，生於宋高宗紹興六年，西歷一一三六年；死於宋孝宗淳熙八年，西歷一一八一年，四十六歲。

朱子不但比陸子大十歲，又比陸子多活九年；朱子比伯恭早生八年，又比伯恭多活十九年，陸子比伯恭晚生四年，而比伯恭多活十二年。

照歷史的記載及一般的傳述，鵝湖之會，朱子曾在當時唱和陸子的詩。非也。因爲，象山與其兄復齋把相會的內容都事先安排妥當，朱子一看事情不對，面是會了，詩却未答，停了三年，才和的象山詩。這點，蔣伯潛的理學纂要（正中版）把它說成在鵝湖寺的唱和，敷衍場面，却失去了學人窮源究委、見微知著的懷疑精神。我的觀察，推斷有三：

從「詩」的內容分析：

象山——象山於途中和家兄詩曰：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海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辯只今。

朱子——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象山全集有「鵝湖和教授凡韻」——見右象山詩——既是和教授兄韻，當然是在未與朱子見面作的。其兄詩如此：「孩提和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磋，須知至樂在於今。」

大

學

教

育

之

使

命

白副院長在一九七二年度大專部開學典禮演詞



董事長、副董事長、各位董事、各位主任、各位教授，各位同學：

今天是本院大專部一九七二年度開學典禮的好日子。有關本院辦理的宗旨、組織、和未來的發展，董事長洗塵法師，已詳細的報告過，我不打算贅言了。

我想趁這個機會，來談談大專教育的使命，和我們應有的治學態度：

現在是五色繽紛，聲、色、貨、利支配，影响每一個人的迷惘時代。每個人的思想、生活、行為都被經濟物質所左右。人生的活動好似除了物質，別無其他的一切。試看，人倫、道德、法律、風俗、習慣，不是沉淪、毀滅，便被連根拔起，蕩然無存了。有人說：七十年代是黑暗，邪惡，恢復到原始的粗獷、野蠻時代了。不無道理。

大學是老年與少壯的結合，負有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重大使命。教育是人格的交感作用。從舊的說法言，是上所施下所效。從新的說法言，是準備條件，發展完美的人格。大學的使命是陶鑄英才，培養領袖。本院的宗旨，開宗明義，是：本佛陀慈悲救世精神，發揚人文教育；吸取歐美科學新知促進文化交流；滿足青年求知願望，服務社會；宏揚佛道普利衆生，導致人類和平；提倡學以致用，造就專業人材。

本院的辦理，是以佛陀救人濟世，普利衆生的崇高思想，爲教育的終極鵠目，而實施的事業活動。

教育是理想的實行。有理想而沒有教育，理想將流於落空。

有教育而沒有理想作爲指導，則教育將陷於空虛。而失其促進與改造人類生活的目的。

普通教育思想——教育哲學，所憑依與運用，作爲解答教育目的和價值一類的問題。大體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爲以玄學爲教育哲學的依據。一爲以社會人生的實際爲依據。前者多爲經典主義(Classicism)和理想主義(Idealism)一派的人。後者以杜威等爲代表。

佛陀的思想是有價值的教育哲學。它的思想是孕育於階級的懸殊，人性受到挑戰和毒害，被壓迫階級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過着淒慘的歲月，從而發出悲願，改善人類生活，打破階級的不平，達成人類美好境界的理想。這樣的思想可以作成現代他的行動綱領，且具可望而又可行的崇高的理想。它足以反映一個時代社會所遭遇的大衆疾苦問題，並具普遍的真理價值，是指示一種切實可行的教義。能夠把一個人在知、情、意各方面，擬畫一個模型，如此有價值的理想，和具有內容特質的理想，還不是萬古常新的理想哲學嗎？

本院有着佛陀崇高偉大的哲學思想，作爲我辦理的最高準繩，又有董事會的正確決策，和董事長的英明領導，教授們的通力合作，熱誠教學，我們實在有信心和肯定可以把佛教書院辦成爲真正的學府——培養人材的勝地、學術的搖籃。

今日的一般大學，分析起來，有的在製造資格，製造文憑；有的着重於知識的灌輸；有的偏於技術的指導，結果，大學成了職業訓練所。而學生在大學求學的目的，大多數也僅限於追求個人生活的改善，爭取個人的物質享受。至於，爲社會大衆服務而

求學，爲人類美好的遠景而求學的人，可說是鳳毛麟角，寥若晨星了。

又以求學的態度言，古人有所謂「君子之學」和「小人之學」的不同。所謂「君子之學」是以美其身爲前提。即講求個人身心的修養，抱濟世救人爲懷。而小人之學，則以投機取巧爲得計，一知半解，便沾沾自喜，驕傲自大，誇耀人前。

因此，我希望各位同學，要本君子治學的態度。中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具體表現在生活行爲中：

一、要做一個思想家、發明家、不做盲從附和的應聲蟲——不論求學治事，都要深思熟慮，透過自己的思想、感情、結合實際的事實、現象，然後再下斷語與結論。將會較爲準確。

二、做一個造飯吃的人，不做投機取巧的機會主義者——現在社會上有一股逆流。有的人有書不好好地讀，有事不好好地做。抱着吃現成飯的心理，不擇手段，不考慮後果，大幹其打家劫舍，擄人勒索的勾當，造成人人自危，充滿血腥的恐怖、混亂的局面。我們想望社會的安定、和平、自由，秩序的良好，獲致繁榮、進步的境界。祇有領導大眾，發揮各人的智慧、能力，勇敢地去創業立業。

三、做社會需要讚美的接班人，不做無德無能的敗類——我們要準備和充實多方面的知識、技術，做社會需要、大眾讚美、歡迎的社會接班人。不做受大眾唾罵、憎恨的人。

四、做一個坐言起行的實幹主義者，不做只會空言的書生——我們要腳踏實地，去應付、解決、處理實際的事務。不要高談闊論，觸及實際的問題，便就手旁觀，逃避責任。更要有是非觀，正義感。

至於，求學的方法，也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茲綜合中外學人和我個人的意見，歸納下列各端，供諸位參考。

- (1) 要有系統、有條理、有組織的研習、瞭解。
- (2) 要有信心、恆心、決心、虛心和毅力向學術進軍。
- (3) 要善於記憶理解、思考、想像、和練習，以昇華智慧

，擴大視野，增廣見聞，豐富經驗，開展閱讀，寫作創造的能力。

還有大專學院以上的教學方法問題，也順便談談。我常常聽見一些同學批評教授教學的方法。其實世界上沒有一種教學方法是最完善的方法。我認爲凡屬教學上施行有效的方法，都可自由運用。不能說某一方法不對。通常大專院校，教授採用的方法，大體有：(1) 由教授提供具有價值的資料，供同學參考研究。(2) 演講與陳述兼用；(3) 詢問與討論併行。(4) 啓迪、引領的方式。(5) 自我閱讀準備，或研究，請求教授指導(6) 由教授指定參考資料，閱讀後作報告，或加以批評。

最後，希望各位同學，善用時間，把握機會，努力學業，爭取發光發熱的人生。爲人類社會創造一番輝煌的不朽功業。

內明經法創刊紀念

友厚又什子業

弘揚佛教利生

陳華園敬啟



香港中華書法學會

今

代

狂

潮

精神物質未能和諧

△新斯△

幾十年來物質文明的飛躍進展令人驚奇。物質的進展有賴科技的昌明，人類的科技愈進步，則掌握到的物質力量也愈大。在此工業近代化的都市裏，交織成物質勢力瀰漫的大氣氛，生活上的重壓，加上功利主義的慫恿，因此陷於緊張和不安的情緒。同時，由於物質的成功，與靈魂墮落之間造成的鴻溝也就越來越寬，可導致人類錯誤使用物質威力於邪惡，和癡狂用途的危險。

回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物質的缺乏，精神的空虛，戰後復員。一方面在向物質猛烈的追求，另一方面適逢唯物論思想正在流向各方，剛好填補思想的真空。此是時正一窩蜂的拚命的追隨，結果方知是鬥爭與矛盾的混合物，在此一失望之餘，加倍青年人的頹喪，他們所要尋求的理想泡影，思想失去依靠後，在空虛浮飄之際，於是癡狂的意識萌出，他們所憧憬的美好未來

，現於前的是一種沒理性的行動。受了此種影響，喪失了做人的目標，忘記了自己是一個人，對自己失却信心，亦就失去了生存的意義，對於這個世界更加失了信心，遂在此時代激現出一可怕的浪潮。

嬉皮的風尚，由青年自暴自棄頹喪的演化，嬉皮的怪物由此浮現。不單純是些不良少年的反社會行為，有些嬉皮是盲目的跟隨當作時髦，有些青年出身中上家庭，亦非未受教育，他們是感於社會制度的一切，感於生活的壓力故意以嬉皮的生活行為作為一種反抗的表示。所謂「社會制度的一切」；包括在家庭中情感上不得滿足（在事實上一般青年的不滿家庭種種情緒，都是一種不知所措態度，所持的多是意氣，缺乏積極性的思想內容）。學校裏的規則，社會上的習慣，對個人的約束。他們以為社會的一切，都是由年長的人製定和把持，青年人沒有一點參預的機會，以上種種都是青年人的一種通病——英雄慾（青年人因未遭受到任何波折，故看各種事物都以為很容易），在四五年前某區不是讓青少年去試辦嗎？結果如何，在此不置評。

由嬉皮士流向狂暴

近年來此一時代的妖風漸漸的淡下來，嬉皮風尚的漸趨不時髦的主要原因，是嬉皮運動，只是消極性的抗議，沒有建設性的具體行動，凡是一種運動如缺乏積極性的思想，是不能持久的。嬉皮的狂潮，對此時代的影響，好的未能目睹，壞的則先暴露，甚於傳染病，帶給人們一種極其惡劣的印象，成為今代文明社會的可怕惡毒之瘡，留下給歷史一可恥的污點。

另一點，西方文化是躍動的向外擴張的文化，好處是不斷創新，缺點是永遠得不到內在的和諧與安寧，不安的人就不由自己的闖禍。盲從的跟隨者，在嬉皮狂潮的演變中，由消極的抗議，進展到破壞社會秩序行動；示威、暴動、罷課等等。所喊出的漂亮口號，在行為上則作出非人的所為。已經完全變了樣，而形成另一股可怕的社會風暴，代替興起的是暴力、搶劫、羣毆亂鬥殺，由於此一妖風吹起了野草的飛禍。人類犯罪自古就有，每一時

代都有犯罪之徒，沒有今代之甚，青少年的犯罪紀錄亦比任何朝代只有超過。

父親作全家的榜樣

在香港住屋方面，實在是一件頭痛的事，若居住環境複雜地方，對孩子起了很大的影响力。又父母的日間需要工作無暇顧及，對兒女的教育自然疏忽。很多家長都希望盡自己能力，供他（她）們唸書，好讓子女有個好好的出身基礎。不料在學校無心向學，放學回到家裏也不溫習功課，整天只顧在外面玩耍。有些父母溺愛子女，縱容和放任態度，加上誤解自由，却很喜歡這樣說「子大子世界」與「女大女世界」這是廣東人云子女的行動獨當一面的意思。

青少年根本上對做人處世還未成熟，怎可任由，做家長的應作適當的安排與和善的指導。可是有的做父母的行為很差，只因家長沒有自律，恐子女的反評，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多數才具此不正確觀念。此種成因的造成，多數於子女清算父母那種情事有關，由於此風所激起的浪潮，成為日後遺害無窮，受了此種極端壞的影响力之故。在此，對下一代的期望工作安排不若上二代的殷切。放任，事實是父母自己的消極態度。在家庭的成員中，父親始終是名義上的家主，因此他必須做全家的榜樣。

家族的觀念和組織早已受到時代狂流的衝擊破壞，帶下了日後的嚴重後果。三、四十年前所有的文物書刊；包括小說和電影，猛烈的抨擊家族的不好，目前很多正在大吃自己一手包辦的苦果（有些不堪折磨而自殺，是他自己所始料不及）。現在又有人大聲疾呼的重整家族精神，想重新作起，實為一疑問，論到家族的價值評價，好壞參半。家族是動物生存的一種形態。不單人類有家族觀念；最明顯的動物如象、飛禽如雁、水鴨。家族可以說是生存的力量，有了家族便產生力量來，在農業社會中，產生很大的效用。人口一多，難免良莠不一；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有了此種情事加上部份人的專橫，於是家族組織腐化，給青年人一種惡感。它在歷史上對社會秩序起了很大的助力，可是今代人

青年對它的作用抹煞掉。

代與代無謂的爭端

在時間上告訴我們，凡在青年時的倔強固執表現，到了年齡相當時便是老頑固。亦可說老頑固是由在青年時代的壞積習。既然看到目前的老頑固不對，為什麼自己現在不作更佳的表现呢？

有個作家在報刊一小專欄裏寫下跟青少年有關的文字，表現出青年那股倔強的性格。茲節錄如下：「中國社會的老一代很可怕（有什麼可怕，是她自己的錯覺），他們跟不上時代，與時代脫節，恐懼被遺棄（將來她便明白此種心理），便拚命抓住舊的東西，歌頌殭屍，攻擊新一代的一切，包括武俠片長頭髮迷你裙，希望打倒年輕人，好讓他們那套玩意兒萬壽無疆（人生是無常的）。這是可能的嗎？所謂「正途」，恐怕只是老路吧？我不要走任何老路（卅年前在上海的作家不是亦喊過此口號，到頭來還是要走，甚且還自吃苦果），即使闖得焦頭爛額，亦勝過暮氣懣氣，我是年輕人」。文內的括弧注釋加上去的。從上述的一段文，在我們中學時代便有此一種同感。現在回想起來實在可笑，我們是否長春不老呢？為什麼老是向此問題鑽？由於在中學時期受到什麼「不滿上一代」的書籍所影響，開始留意他（她）們的時間演變，自以為是的「我們這一代」，在同學們當中幾個有幹勁有衝力又年青到無可再青。可是現在變成近乎老頑固那一類子。代與代之間的誤會，往往都為了一點小小的事情，造成問題的起點，加深了彼此的鴻溝。起因彼此不作正確的分辨事物的輕重。年輕人多氣盛，加以受壞風氣的感染，盲目的追求時髦，行動多意氣用事，對上一代的不諒，於是越來越疏遠。

一小撮的青年，口口聲聲的指責上一代，最慚愧的沒有回視其自己有什麼優勝之點。亂搞男女關係，痛心的是他們如此作法只有遺害他自己的下一代。時間是無情的，轉眼他下一代就長大。現在又作什麼的準備，怎樣的打算和安排其下一代呢？勿再製造失落的一代！

新潮舞會非解毒劑

狂潮的形成，事前必有一系列的前因，正如細流成溪流，溪流成爲狂流，泛濫成災。河床漸漸的淤塞爲前因，遇到狂雨雷暴帶來泛濫災害爲後果。時代所激起的狂浪，前因就是有毒素書刊加上時間上慢慢的累積，但當到時機成熟時，此流毒便匯合成爲一股時代的狂潮。

以大眾媒介爲首的社會教育，報紙副刊小說、電影、電視（此種映象影响力更甚），色情、暴力、都是提供了一連串傷害了青少年人精神的健康。西方的打鬥片，狠毒和科技的玩意。阿飛們的勒索，刀尖迫開支票，強姦與輪姦、迫良爲娼等等，無惡不作的犯罪行爲，實都是受色情和暴力的小說、畫報、映象媒介等的流毒所感染。映象的從業員雖有意扭轉此種潮流，可惜的是處理問題給完全忽略，昇華作用適得其反，只令加速阿飛化。

我們不能在現實生活所見到的劣點——暴力，透過映象的媒介，誇大渲染，大量製造血腥鏡頭，色情大特寫，能起昇華作用嗎？適如映象介紹人們怎樣去防盜應付暴徒的打劫，但，效果則是製造銀行劫匪。流毒的泛濫令到社會結構空前劇烈的震盪，秩序上就加速受到破壞。若不設法防治，惟有日漸惡化。有關當局以爲青少年活力充沛，爲了解決青少年當前的問題，舉辦了新潮舞會，來滿足青少年的情懷，此種觀念實要不得，現在社會人士反對之聲逐漸的多（反對的理由就是未能抑制暴力和搶劫，不能緩和其勢，問題更加不能解決），指責弊多於利。事實當局用心良苦，未聯想到所引起的作用，可能目前還在摸索階段，希望急速找到良方。

近代的新潮音樂，多仿自非洲黑人節奏略加工。新潮音樂確有令人興奮之處，也能引起人們的癡狂動作。今代的狂潮現正設法令其緩和。相反的在癡狂的意識之下，情緒本就易衝動。舉辦新潮舞會，原意是給青年人一個發洩的機會，實是天真的想法，在充滿癡狂的意識，再製造癡狂的機會，其情景是不可想象的。發熱者定服退熱劑，標和本同時兼治，我們應很密度和廣泛的普

及正統音樂，是一種合衛生又令情緒健康。

音樂成爲宗教情操，有其感人之處，純因衛生情緒，令精神健康，正用。音響亦有激動人們的情緒，如戰爭。總之，新激舞會不是真正解毒劑。

時間走在教育前頭

教育的政策，雖有週詳的計劃，但不能和現實需要相吻合，其政策變成不完美。現今工業的社會裏，由于工業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影响力的幅度亦跟着越來越大。無論在直接上間接上，對教育方面都受了相當的幅射作用，故此，無論怎樣的週詳計劃，當到和現實接觸時，總給時間拋在後頭。一個計劃或一個主義，在實際中推行時，往往是另一回事，計劃和時間不能相配合，便會現出脫節現象，於是便受到大眾的批評。要從實際中，去不斷的修正；計劃當然要定下，要費點心思時時刻刻，作實際的觀察和研究。怎樣與利與除弊，在有警覺和有效率的去實行。

香港幾年來的學校受了租金瘋狂的上升，連教育事業受到嚴重的打擊，青少年的問題多少與此有關。目前是另一面貌，由于時間的急劇轉變，突現出的是一種不均衡現象。在填鴨式的教育所造成之下的二種學生，可說二極端，一極端埋首勤力用功，多數身體高而且瘦；另一資質較差，功課成績不如人，消極的放棄勤讀，終日無所事事，這種類就是阿飛的種籽。

香港現時有很多學校，只顧自己的利益爲前提，太注重金字塔，過份的集中；德育給忽視了，事實有關當局對德育應做到均衡的發展。現在的學校只供給文憑，也就是出身的資格。每當放學時，你可看到社會未來的主人翁，會令你搖頭嘆息，非學生的青少年更加不可想像。

近期當局廣泛舉行的暑假活動，給學生的印象不十分理想，在這方面所投下的人力錢力，不可云少，再加上時間和心思，但所換來的反應則得其反。集各學生所得的印象和評語，如去參觀地毡展覽般，離開了便印象全無，上述的比喻即缺乏真正的情感，因地毡不比畫，後者畫家的豐富情感表達出來溢於畫面，地毡

雖有構圖和彩色，總比不上畫的情感。評語可從大眾傳播媒介如電台和報紙都有學生們的意見發表，或私人的交換意見中得知，但可幸的在青少年們的心聲中找到了多少的病源，學生們所需要的是賦予真情感的活動，譬如學校。無論怎樣都有一些距離的感覺，基于大家在毫無感情的基礎之下。加以有一小撮壞份子乘機滲透，學生們大家都感於本質起了變化。學生們大家都主張在本校舉行也較受學生歡迎，由學校申請當局津貼贊助，在本學校舉行，因有感情上的基礎，活動上較融洽，沒有心理上距離和防避，可盡情歡樂，這一點相信當局會辦得到的。倘若當局贊成此一建議，既可省人力和物力。在學校舉辦的康樂活動，就必需從康樂的活動中去培養德育，應以靈活的技巧在青少年的腦海中灌輸做人處世之道。事實說教沒有什麼不好之處，只因技術上的問題，令到聽者沉悶，太過刻板之故。有心人士若能循循善誘的話，耐心的依此路線前進，相信狂潮會緩緩的停下來。說不定會建立起新的秩序。

書刊映象都應自律

人們誤認物質作究竟，愈追求愈迷惑，對原來精神文明棄掉，成一空洞的軀殼，內在的不安，還是拚命的如蛾撲火。

潮流的瞬息變動，物質上的引誘常使一個青少年精神上感覺迷惑。有一點，我們要知道潮流不論怎樣的演變，其程序仍然明確，這點，我們確信「現在」無論變到怎樣，也不過是「以往」的延續，而今代青少年他們自己就是「實有」的「現在」的一份子。目前一般的阿飛，對「以往」和「未來」在阿飛們的腦海中是空白的，阿飛除了外形是人之外，其餘與猛獸並無分別。

青少年的阿飛化，直接上因生活水平的提高，至是激發青少年的物慾，却無法提供享受物質的條件，功利主義觀念對他（她）的影響太深，成為青少年全心全力追求的目標，使他（她）們良知泯滅，坦誠磊落的襟懷消失了。

狂潮的疏導工作，還是應從書刊映象的配合做起，當然應先自律，因他們亦是社會中一成員，對社會的秩序多少亦應負點責

任。縱然有完美的教育制度，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可是，若缺乏了書刊和映象的合作，則二者所下的教育工夫就大受損害。表面上書刊與映象是我們生活的趣味附屬物，但它對青少年思想的感染力深且鉅。同時從各單位互相配合，狂潮多少會和緩下來，則此社會有福。

在近代中，一般「有識之士」都很喜歡青少年自由發展，若全自由發展即野草，野草不是自由發展嗎？

年長者應負以正確的指向，充沛的勁力配合豐富的經驗，其成就定當理想，一般青少年屢突破傳統的約束，事實必須溫舊知新，想欲建立新秩序亦要承受經驗和技巧。

我們應在此時代樹立起一目標，作為青年人的思想依靠，我們可從青年畫家的作品，領略出其心緒的沉悶。從色彩的濃度，形象的誇張，無論怎樣的名作，在思想方面所表現都是空虛，代表此時代的悲哀。太過盲目仰慕西方的物質文明，拋棄自己原有的優秀文化。我們畢竟是中國人，盲目承受西洋錯誤是不該的。

青少年的阿飛，若能浪子回頭，重新振作起堅強的意志，有很多機會去建造自己的未來。

在精神文明中，宗教所賦予我們的信仰，雖無助於實際問題之解決，却有助於人類精神思想之開放發展，一切問題之嚴重性本來是一種個人的感受及精神作用。

歡迎惠稿！

歡迎批評！

歡迎樂捐！

佛化典禮証詞

慧峰

。以佛法信仰來說：夫妻能志同道合，孝順父母，敬長慈幼，和睦鄉鄰，明白做人的中心思想，必能不被煩惱業障支配，過着清淨安樂愉快的生活，護持三寶，擁護

各位佳賓善友，今天是儒龍和麗玉兩居士佛化結婚典禮良辰，時值春光燦爛，鳥語花香的季節，邀請山僧忝充證婚典禮真感榮幸，典禮開始聽到司儀傳播出新鮮的喜訊，莊嚴梵唄歌頌着美滿的人生。以世法說，結婚是人生組織家庭的起點，古德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易經上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這幾句話道盡人類男女的根源，形成延續種族的動機。

我們常聽說，時代是前進的，我想：担荷時代的使命，創造人生的遠景，都是出類拔萃的英勇青年。尤其我們信仰佛教的好青年，更是慧根深厚，志願堅強，為人生之典型，作青年之模範。是以率先領導，提倡佛化結婚，組織佛教家庭，實踐佛陀真理，建設人間佛教，這真是佛教青年朋友們，崇高偉大神聖的作風，值得我們稱揚讚美！

就以佛化結婚來說：是有很多利益，各地不斷的舉行，影響必能推廣，我們只從典禮中，聽到梵唄幽雅，使人發生一種安靜心情，有清遠閑適超然脫俗神遊塵外的感覺，比較那些吹吹打打，另有一番清高的境界。

今天藉此佛化結婚典禮的機會，向各位談幾句佛法，法華經上說：「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為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而佛的知見從那裏開呢？是從吾人智慧中開出，故有人始有佛。佛出現人間，為解脫人生中，生老病死的痛苦，證得涅槃微妙的快樂。又為青年提倡正常倫理關係，實現人生八正道的覺路，導邪歸正。近代印光大師提倡：「敦倫盡分」。太虛大師建設：「人間佛教」。這豈不是佛知佛見呢？

以吾國文化傳統來說：家庭是治國安邦的基礎，繁榮種族的揭幕，沒有良好的家庭，要想國富民強社會安定是無希望的。所以說：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夫妻，而夫妻又為五倫演變之根本

佛教，這是佛子應盡的義務！

釋迦牟尼說四種悉檀，簡述為新郎新娘作一點獻禮，奉行為作人處世的規則。

第一是世界悉檀，就是我們為人作事，都要合乎情理，適應環境。要破除慳貪嫉妬，溫柔典雅，不可越理犯分，違背常規，應當注重佛說四攝法的「佈施」。施的功德不可思議，能使世界消除災劫，實現和平衆生皆受其福。

第二是為人悉檀，人為萬物之靈，我們能生人道，又能身心健全，思想靈活，這是多生的福德因緣。在社會中，在世界上，唯有人權是有保障的。我們作人，要不亢不卑，合理如法，發揮自己才智功能，貢獻社會人羣。要「經書含養心如鏡，福德薰修語似蘭」。即佛說四攝法中的「愛語」。犧牲小我就成大我，助人為快樂之本。

第三是對治悉檀：人性如水，自然有趨向下流的象徵。要用宗教的力量鼓勵，道德的感化督促，信仰佛說的折攝二門，認真修學力行來剋治。化愚癡而成智慧，脫熱惱而獲清涼。總統昭示我們：「說一丈不如行一尺，知之深不如行之著」。即佛說四攝法中的「利行」。來對治我們煩惱習氣，改過反省，齋戒莊嚴，完成高尚品德。

第四是第一義悉檀：法華經上說：「諸法真實相，不可以言宣，佛子成道已。來世得作佛」。這都說的第一義諦，試觀古今中外，大聖大賢，陶鑄完美的人格，創造偉大的史蹟，能夠流芳千古，馨香百代，都從動心忍性，堅苦卓越中，磨煉出來的。作人要見賢思齊，當仁不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建立三綱五常，實行五戒十善，培養自己的福德，救人救世，精修大乘的佛法，美化人生。則子孫昌隆，福海壽山，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謝謝各位！



拾貝記

■ 胡信田 ■

一、觀音顯靈

——趙湫居士修道前的一段往事

於今，趙湫居士以滿心的喜悅，口唸「南無觀世音菩薩」的聖號配合規律的生活，修道於台灣北投奇岩山麓的「觀音禪院」。日與山水、草木、鳥蟲爲伍，對前塵影事，恍同隔世！

上海，是一個繁華的港埠，生活豪華無度，容易使人厭膩、早熟。趙居士世居斯土，累世經商，性利心慈，篤信三寶。在戰亂流離中，斯念未嘗稍移。

民國二十六年，居士二十二歲，十一月二十八日，偕店中伙計四人，由白龍港登舟，行未久，即受日軍包圍射擊，三人傷重死亡。居士心甚泰然，口不斷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又爲三人祈禱，霧中見觀音大士，着白衣，手持柳枝，冉冉而去。居士心有所悟，兩手合掌，向竺跪拜，然後以手撫面，鮮血滴及身體，衣四洞，但無鎗眼，若非菩薩保佑，寧復再生？

二次是民國六十年七月十七日下午，居士偕馬永濤氏，二人由台北至樹林光明寺參拜達航法師，話別時，法師送至寺外，居

士猛回首見一着黃衣赤足尼師，貌極莊嚴而慈祥。待居士再回首向法師、馬氏時，那「黃衣、赤足尼師」不知所終。

二、外身預感

——我的親身體驗

內身，即我之肉身；外身，即我之魂身。內身主生活、工作、直覺；外身主生命、層境、感應。感應屬驗，層境屬變，生命屬一，直覺屬身，工作屬力，生活屬行。於是內身外身分焉。年紀愈增，經驗愈廣，學識愈精，愈體驗人有二重身份。內身不必講，外身非及時的應驗、事後的反省、多方的印証始能找出它——「外身」的存在與作用。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一個人不勤加反省，不但自己應往何處都不知道，何以明白外身之存在？外身之出現即証明它的存在，存在而不出現是有因由的。外身不出現，內身見不到靈光，人無靈光之保佑，則無惡不作，無奸不施。外身之出現有兩種時機，外身之不出現有三種阻礙。

(一) 外身之不出現的三種阻礙：1、先天的根器遲鈍；2、後天的環境染污；3、缺乏進修的功夫。

(二) 外身出現的兩種時機：1、心境清閒，獨步自然界，無感而感之時；2、心驚肉跳，神魂顛倒，無求而應之時。

筆者自幼好深思遠想，對眼前索事，毫不放在心上，故對弟妹或同學沒有什麼爭吵。如屋會不會塌下來？母親是不是生病？在山上住會不會沒有水吃？

時在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歲尾某晚，沿山東維縣東郊，公路散步，是夜月明星稀，遠視雖不如白天，但週圍看得十分清楚。突然五步之內出現一鬼魂，毛骨悚然！我提高警覺，不到三分鐘，數十盜匪朝我放鎗猛追。二次是四十五年夏，在台北市基隆路二段散步，有星月，突然一鬼魂又在我身側出現，不日倒霉不已！自篤信宗教，研究靈魂學以來，對二十六年中兩次遇鬼魂，其實是「外身」，對於這種情形，不必大驚小怪！

（一九七二、六、二〇夜，台北擎天堂。）



■ 浪 猛 胡 ■

帝國主義的臉色向妳怒視的看，
軍閥的力量向妳不時的挑戰。

使妳走上——

安內不能攘外，
攘外不得安內的歧途！

妳心憂力散，

耽誤訓練生產；

外力的干擾，內部的紊亂，
整個的中原：一半成了屠場，
一半成了地獄。

這無情的魔手，終於伸到我的
眼前。

我跑向高山，

遙遙看中原——

但見中原到處煙火瀰漫；

我跑向海邊，

遙遙看中原——

但聞中原父老哭聲連天！

× × ×

苦難的中原啊！

妳啓發了中和的文化，

妳教育了儉樸的民族，

妳奠定了倫理的基礎。

東有太平洋，

西有崑崙山，

南有長江，

北有黃河，而——

妳在中央。

古往今來，

大國均滅，而——

妳不亡！由於妳——

對己以尊讓相處，
對人以仁義相向。

蒙仁得義的歸附妳，

接受尊讓的傾慕妳。

在小人道長的逆流中，
在見利忘義的時代裏。

妳負起：

安身、立命、繼絕的大提示！

鼓勵、指迷、成功的真實義。

× × ×

苦難的中原啊！

妳建過夏、商、周三代帝國，

妳有過北宋新興的理學。

國有更替，

朝有所易——而妳那

巍然獨邁的氣質，

始終如一的道體，

維持了文明的生活，

指出了開創的天地，

留下了偉大的史蹟。

「偉大」的我們效法，

「開創」的我們迷失，

「文明」的我們丟棄。

感慨痛心遙遙望中原：

只見中原廢墟一片——狐躍鼠竄；

上帝面前遙遙念中原：

但願中原父老親舊——能夠團圓；

獨步街頭常常念中原：

深願中原故土風物——雨過晴天。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台北念親
堂。

十五、遙遙看中原

苦難的中原啊！

妳養育過億萬的子孫，

妳承擔過無數的劫運！

在短短的半世紀裏，

我親眼看見：

列強的號角朝妳不停的吹，

參禪要怎樣下功夫

雲 妙

，於傳燈錄，指月錄，心燈錄之類的祖師大德們著述，作為入道的方便，參禪學道下手功夫的敲門磚。但如此又不免轉入文字的漩渦，影響修禪的功夫。那末，當今的學禪者，要怎樣地才能得到參禪的功夫呢？今大畧分述如下：

理論參禪的功夫

近年來在佛教各雜誌上陸續刊出大談修禪功夫的文章，其義理大都做六祖壇經所說的「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功過」，其文駕飾得亮而美，可說層層駁入，段段迴環，筆機靈活，字句豐腴，描叙的情事，玄而妙；且盡是談的無為法，圓教一乘，佛的無上境界——即心即佛，不用修，本來就是。如此的高談闊論，初學的人讀後，彷彿十二金剛，摸不到頭腦，無從着手參究。因為古代的祖師，多半都是三惑已斷，二死已亡的聖哲，如果我們薄地凡夫，要學祖師們的「絕學無為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我們每天輪轉似的雜念，不必用功壓制的話，我們的法身慧命早已落在不除妄想，不求真的地獄深坑裏去了。所以我們初學參禪的人，不能學虛言駕飾的文字大話，要腳踏實地，用一番死功夫才得。試想，於禪堂裏的禪和子，一天到晚二十四枝香不斷的行坐，有的老參上座功夫做得很好，尚且還被妄想纏繞着，況初學不坐能成功嗎？我想是沒有這道理的。

禪宗一法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門，不落於文字語言，纔有開口處。從前祖師教人參禪，不是一棒，就是一喝，或舉拂捲席，嚴氣正性，使行者敬畏，氣勢威嚴，受者難當，其禪機轉語，令人口掛壁上，無從着手對答，心行處滅，不容思索，便要在這無退步之處，赤裸裸地逼拶出頓悟無生。此是唐宋時的禪者，大智利根人，依明眼的善智識逼拶的下手功夫。今末法的衆生，就不不同了，其根鈍、其智劣，不但不能接受善知識的棒喝逼拶，即一句逆耳的話，也接受不了。事實上，這時代也難得有大徹大悟的善知識來領導，開示悟入佛智之見，惟有憑學者自己的智力

是每天靜坐，功夫都用不上，況不靜坐，而能用功嗎？令人難以置信！

參禪下手的功夫

參禪下手的功夫，我認為沒有什麼別的巧妙，只要能喫得苦，耐得勞，今日坐禪，明日坐禪，日日如是坐禪。假如今天把污垢洗淨了，以後便要天天把污垢洗淨，而更要繼續不斷地每天把污垢洗淨，總要把其身心洗刷如是清新。所謂：不學便罷，學了就非達到目的，不歇手；不問便罷，問了就非完全知道，不歇手；不想便罷，想了就非心裏有得，不歇手；不辦便罷，辦了就非徹底明白，不歇手；不做便罷，做了就非做個結實，不歇手。別人用一分氣力就可以的，我要用一百分氣力去做；別人用十分氣力就可以的，我要用千分氣力去做。果真能依這個道理去做了，雖是極笨的人也一定會明白；雖是最弱的人也會一定會自強起來。參禪打坐利根人，一言半句就能得悟；鈍根人，就要二三十年才能得到悟地。但能依此喫苦耐勞這宗旨去實行，雖是根鈍，也會一樣的得悟本來面目。所以我們要喫得苦耐得勞。然此參禪的功夫定要離心、意、識參，同時還要用單照的功夫。就是說，功夫做到細中之細，細密而無功用，有似無，無似有。到這時疑情大發，不知有身心在坐，而更不知穿衣喫飯疴尿放尿，連禪堂都不掛在心頭，更不知有個山河大地；跑香時如空中飛似，此時有似糊裏糊塗分不清楚，朦朧朧，行不知行，坐不知坐，至此的境界，實無法以言詞去形容它的。在此時間，如果有明眼人，於靜中一香板打下去，或碰事物，那時行者或會一怔而豁然開悟，徹見本來面目，此文是筆者坐禪功夫上一點經驗談，非依經典而寫，絕不談玄說妙，作畫餅充饑之冤枉功夫。同道學禪者，要細心體會，實踐篤行，功夫純熟之時，自能得到其中之消息。

學禪室隨筆

姜渭水

神不能賜安樂

宋代費衲（補之）著梁谿漫志，載士人所聞適一事，殊足發人深省。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蒼，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

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

予因歷數古人極貴，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靳惜清樂，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現在文明進步，已邁入工業社會，所爭取者時間，所實行者組織，在組織中工作之人，雖分秒必爭，勿得須臾離也。於是，人已變成機器，休閒消遣，無形中亦視為人類之奢侈享受矣。常見大都市之富商巨賈，達官顯宦，勞碌奔波，風塵僕僕，豈得有半日閒！毋怪歐美人士死於心臟病者，日甚一日，咎由自取。

然則，安樂固無價之寶，而人棄之如敝屣，何其愚哉！何其愚哉！

趙匡胤尊釋教之始

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驛，因黃袍加身受周禪，即天子位後，以文臣知州事，繩職吏重法，務農興學，慎刑薄斂，與黎民百姓共休息，平生不喜矯飾，是位深知民間疾苦的賢君，「鐵圍山叢談」曾記他當初尊崇釋教的始末，由於正史語焉不詳，所以我特地摘之於后：

「藝祖（唯慈按即趙匡胤的別號）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今吾抑常好之，不然，廢其教矣。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大相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傍則望見一髡大醉，吐穢於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傍過，忽不覺為醉髡攔胸腹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藝祖心動，則以手加額而禮焉。髡乃捨之去，藝祖得促步還，召忠謹小璫：『爾行某所，覲此髡尚在不？且以其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爬取地上遺吐狼藉，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放生獲報

宋代施彥執所編「北窗炙輿錄卷」一書，載因果報應，以及公卿名流瑣事，文筆暢順，內容翔實，娓娓動聽，如數家珍，讀之猶似白頭宮女說明皇，令人有身歷其境之慨。

茲隨錄一則，而概其餘：

「杭州江漲橋有富人黃氏，惟嗜鼈，日羹數鼈，一日其庖者炮鼈，以為熟也，揭簾蓋有一鼈仰伏於蓋頂，乃復入釜中，須臾揭之，其鼈又仰焉。庖人憐之，其廚適臨河，乃縱諸河，饒餘鼈以進，主翁為訝其少，以為盜之也，鞭之兩脾流血，庖人痛甚，臥竈下，既覺，痛止，視兩脾則青泥封其瘡，訝之。俄見鼈自河負泥而上，庖人大怪之，具以實告其主翁，主翁感其事遂不再食鼈，後遂捨其廬為寺，即今黃家寺是也。」

心經正解

宋劉昌詩撰蘆浦筆記：「釋氏心經，其中自云：『般若波羅密多，』蓋梵語也，嘗觀六一先生集古跋，中乃書多心經，經為「多心」，何以為佛？恐公誤筆，因書以祛見者之感。」

唐伯虎死而復還

人死而復甦，以科學和生理之觀點而言，似乎不合邏輯，然名人筆記，往往有之，近閱宋代王定明著「隨手什錄」，所述唐伯虎事，言之鑿鑿，不可不信。

「全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

初，若夢為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為我轉法華經為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請曰：「某他日亦得乎？」謂之曰：「雖有薄爾！」

既出，至家而甦，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信仰佛教之因緣 奉行佛事之概況

陳鐵庵

後學陳鐵庵又名「煙」，乃廣東省南海縣疊滘人也。先祖父安齋公業商，先祖母梅太夫人，生有六子。先大伯父佐昌，前清舉人。先四伯父佐庭，清武舉人。先父佐理，又名燮元，行六，清光緒戊子科第十七名舉人。先母賴慧梅，頗通文翰。先父赴京考試，請有高數寸金色阿彌陀佛一尊還鄉，先祖母虔誠供奉廳中，先祖母先母早晚參拜念經，持六日齋素食。後學年方四歲，屢以佛菩薩道理講解，從此崇敬佛菩薩法理之心益堅也。先祖母三子皆中舉人，猶在家織布，其克儉克儉有如是者。我家雖有三舉子，但未有服務清廷作官吏。回溯先祖母年屆八秩，子孫蕃衍，不願他人爲之祝壽，免却爲一人壽辰，而殺禽畜生命而歛戚友，遂檢出私蓄三百金，採購白米數百石，分派本鄉及鄰鄉之貧苦大眾，皆大歡喜。後學對於此善舉，印入腦海，殊爲深刻。因此數十年來，每逢望朔，均不殺生設筵團叙宴飲，係基於先祖母遺教也，乃至年齡六十、七十、八十歲、生辰，均不願舉行壽筵，寧小住佛院靜室，以規避家人戚友之祝嘏稱觴也。先父燮元公既不作清官，專在鄉與農民辦理基圍水利，不遺餘力。清光緒年間，倡辦陳氏家族養正學校一間，又創辦鄉立培正學校一間，當選爲義務校長，曾一度當選爲廣東省諮議局議員。此外致力於鄉村水利，及教育事業，多年如一日。吾生也晚祖父、伯父之仙遊，不及目覩。先祖父享壽八十餘逝世，先父享壽七十餘逝世，先母年八十逝世。後學於民國十五年至廿五年，出任南海縣佛山警察署長，連任十年，均持佛道以處事，以護民、愛民

、親民、不害民、不擾民、不欺民爲本旨，更以此訓示所部，天性使焉。民國十八年由友介紹，於農曆九月十八日前來香港青山禪院，蒙知客僧了幻張老師款接。後學告以來院拜師，皈依三寶志願。了幻師詢問平時對佛學心理，遂坦率詳細奉告，了幻師答以爾信仰佛菩薩之心德，殊爲欽敬，可受三皈五戒法，并教授各種禮儀。翌日十九日，有兩小沙彌携皈依戒衣服爲之披搭，隨引導至筏可法師禪房，即下跪頂禮，肅請登壇傳戒。斯時觀音殿兩旁站有四衆弟子逾二百之衆觀禮，後學迎了幻師指示，跪在蒲團上，了幻師，在旁指導一切，傳戒歷一時半之久。授戒禮成，送筏可法師返禪房，旋向方丈上顯下奇頂禮，并蒙開示，頒給三皈五戒戒牒。斯時心境頓覺清涼。下午向方丈暨筏可法師請假辭行，即夜乘船返廣州轉佛山。才抵警署，已有老坊衆十人前來道賀，隨云我們有此篤信佛學賢長官，坊衆幸福殊不淺少，相與暢談而別，從茲更努力於差業。佛山一鎮數十年前，已設有萬善堂，務滋善堂，贊翼善堂，育嬰堂，各一間，除育嬰堂尙辦有慈善事務外，其餘各善堂均停辦多年，甚爲可惜。後學與佛山仕紳工商各界人士，素具和洽，遂將本人意見，統一佛山慈善機構，恢復已往經辦善事，并擬章程二十餘款，各界社團首長，暨昔年各堂總值理，均予以贊成，決議呈奉南海縣政府准予立案外，召集有關人士會議，恢復各堂善業辦法進行事宜，及選舉職員等。後學當選爲佛山慈善總會主席，銀業界首長掌管各堂產業財務等。一致通過，并呈縣府備案，隨在育嬰堂舉行成立大

會典禮，縣長余心一暨秘書，科長，親臨致訓詞，勗勉有加。於此先行務滋善堂行醫施藥，施冬衣等爲起點，其他陸續舉辦。後學趁此機會，提倡組織南海佛教聯合總會，佛門四衆弟子，多有依章登記入會。但苦於人才缺乏，會務進展遲緩，亦因經費關係，假座務滋善堂爲辦事處而已。後學又召集南海商會，總工會，暨仕紳，禪、密、兩宗居士，四衆弟子會議，倡建七層佛山如意寶塔一座於仁壽寺內花園空地。經將籌建會章程辦法，如意塔圖則，呈廣東建設廳，南海縣政府備案，均奉核准。各熱心人士，出錢出力，集腋成裘，不多月建築完成。佛山自建有如意寶塔，地方寧靖，無時疫發生，歷年兵燹不破壞地方，鎮民認爲聖跡焉。後學僉以佛教勸世人衆善奉行，諸惡莫作，爲凡夫俗子下一良藥，應將佛教深入鄉村，令愚痴男女，警醒其迷津，而增福慧，導正人心，而端其行。因此後學在疊滘故鄉，向太祖各房兄弟洽商，先人遺下一舊花園空地承買，約二畝地方，獨資建小園一所，以菩提名之。後學固屬一窮漢，寧可分期建設，不願向外界勸捐資助，以明心跡。初時用木杉圍繞四週，又費四百餘元建一佛堂，蒙太虛大師題扁額念佛堂三字，王家齊居士題一楹聯，堂中供養阿彌陀佛一尊，以資景仰。翌年先慈賴太夫人，皈依三寶，又費二百餘元建一觀音亭，供奉觀世音菩薩，蒙寶靜法師題柳風二大字，并叙明觀音亭之建設爲紀念賴太夫人之建築物。觀音聖像乃老畫家鄭侶泉恭繪，寶靜法師更書一聯，文曰照見五蘊皆空，度脫一切苦厄，以伴聖像。該亭地方能容納百數十人以上。兩建築物分期完成，建築商人因感於佛事，樂於降價而有如是之廉值也。惜乎諸法師墨寶，仍留內地，未克携帶爲憾事也。菩提園建成後，每於農曆年終，必用方橫尺餘紅紙，印有恭賀新禧，四橫字。其中印有「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共數百張，僱工人於本鄉及鄰鄉通大道，

密密張貼。逢端午節，又用紅紙印有消災延壽藥師佛，伴以增福延壽，消災解難，仍照以上張貼，用循俗例，以醒鄉民，又符合世俗對端午節之「艾旗添百福」「蒲劍斬千邪」之細標語，以期導其誠心趨向佛教，大道邁進，而轉移其習俗迷信心理也。又每逢佛菩薩聖誕，集合男女居士行賀誕之舉，而無更斷。乃至民國二十年間，筏可法師講經於廣州六榕寺，日期完滿，後學恭請法師駕臨疊滘鄉菩提園說法，以啟民智，而醒愚頑。當蒙俯允，但開壇第一日，聽經者僅有三十餘人。後學以人數過少，遂飭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休班警士，約四十人，派警長率領，肅整衣冠，列隊前來菩提園參加法會。由佛山至疊滘鄉，不過約四里路之遙，行脚祇需半小時即可抵達菩提園，各警長均遵照服從。鄉人之目覩佛山警察也遠道而來，於是鄉人頓增數十之家，總共有百數十人之多，倍加興趣。說法十天完竣，鄉中男女皈依筏可法師者，幾達二十人，兼受五戒法，亦有十人之多。疊滘鄉自開村數百年來，大法師設壇宣講佛法，以此為空前未有如是之莊嚴法會也。一星期後所部警士二人，向後學請長假，詢其理由，據云曾聆聽法師宣講佛經，勸世人止惡從善，佛法無邊，我輩頭腦清醒，心境開朗，今者雖陞為警長，以致局員，亦不敢接受，況我兩人父母早已雙亡，又未有家室之慮，為一修行學佛一良機，請准予長假，即返西江故鄉拼擋多少俗務，作出家之舉。再問其是否出自真心誠意，答云佛經有載，不可作妄語，又焉敢說詞以欺騙官長乎。遂准予所請，并送典程儀各一份，祝其前途光明，菩提上進。於此菩提園設壇講經，其效果有如是之宏也。以上所述乃後學信仰佛教奉行佛事，建設之經歷概況也，餘如出任佛山救濟院長，疊滘鄉救濟院長均義務職，所辦理慈善事業無不盡力以赴，恕不敘述也。

×

×

×

梅妃的守節不屈

△林兆美△

我們同胞多知道唐玄宗皇帝的妃子楊玉環（太真），是個絕代的美人，却少人知道當時另有一位文學造詣甚深，具才識智慧，甚得寵的——梅妃。

梅妃，福建莆田東華人，年才九歲，就能誦讀詩書；父仲遜，對她頗稱奇才，閨名曰：采蘋。開元年，高力士使閩粵時，看見梅妃婉麗、端莊，選歸侍明皇，極受寵幸。

她，能屬詩文，愛淡裝雅服，姿容清秀，非凡氣質；性喜梅，其所居的窗戶扶欄，多種植幾株，傍書「梅亭」，帝因命名：梅妃。她曾撰寫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璃杯、剪刀、綺窗七賦。

明皇同兄弟間每作消閒，梅妃必隨侍在側；有次，帝與梅妃鬥茶時，顧諸王戲說：

「此梅精吹白玉笛，作驚舞光輝，鬥茶又勝我矣。」她很機警，即忙應聲：「草草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憲法，賤妾何能勝負也。」明皇聞之大喜！

到了楊貴妃入宮頗忌之，逐遷於上陽東宮。明皇每憶梅妃時，即着小黃巴（太監）滅燭，密以戲馬召梅妃，至翠華重叙舊愛。繼之，貴妃至；梅妃即返東宮，自作樓東賦以寓意，貴妃聞之，告明皇說：

「梅妃出怨言，望願賜死。」帝默然之。

有一日，明皇在花萼樓，封珍珠一斛，密令賞賜給梅妃；但她執意不受，並以詩交使携返，其詩：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粧和淚汗紅綃；長門自是無枕洗，何必以珠慰寂寥。

「明皇閱覽詩句，悽婉而悵然！令樂府譜入新聲號，名叫：「一斛珠。」從這則消息，我們已知梅妃的確是位不平凡的奇女子。

不幸，安祿造反，進犯京城，兵慌馬亂，梅妃的難能可貴，充分表現了一種中國讀書人的勇氣，守節不屈。結果，慘死裹屍於溫泉池東梅株旁，可謂死得其所矣。這位賢慧梅妃，綺麗才華，一代的烈女，從此玉沉香消於世間。由於歷代史家忽畧於這一筆，所以，筆者不揣鄙陋，發掘紀錄以傳世耳。

我們東方人對於民族文化精神，對人生的應有態度，一向注重「忠孝節義」，所謂「生死事小，失節事大」，無論男女視「名節」，尤重於生死，比方「與其生受辱，不如死而榮」。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對人生觀有其頗高的境界，值得我們後世發揚光大的。今日我們與無神論邪惡鬥爭，即是爭「民族大義，祖宗之德」。就是未來全人類的禍福，亦不出此也。

當明皇自四川駕返，念切而感夢，命駕為祝禱大慟，御親寫文誄之，以梅妃禮葬焉。其間，有位官員進梅妃之畫像，帝親筆題詩曰：

「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卸得天真，霜絹雖似當年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讀之，令人淚下！



：燠熱的八月裏，一個痛苦掙扎中的母親生下她第五個孩子——一個女兒。那是她及丈夫移居城市開始創業的時代；在她年輕的肩上，已有夠重的担子，一手幫助

丈夫維持生計，一手撫育幼小的孩子。那個新生的女兒如同其他孩子一般安全無恙的長大，她可以得到一個孩子應有的照顧，但是，心智的發展是不被重視的，尤其在忙碌的雙親和衆多的兄弟姊妹中，那稚嫩的幼芽却在默默成形。

兄弟們上學去了，父母忙着店務，窗外嘈雜着鄰家孩子們遊戲時發出的嘶叫。

她在房間裏無聊的翻動著她似懂非懂的書籍，或者，站在樓上窗口張望外面的車子和行人，或自己玩著別人不懂的遊戲——在知識未來到她心上之前，孤獨已經教育了她。

孤獨的小世界還算是美麗的，而現實不然，當她懂得張開眼看的時候，現實的舞台正演到最殘酷，醜陋的一幕。父親事業垮了，而一些不幸的事也接著發生。對於她，是摧傷，也是磨鍊。但，怎能接受呢？於是她否定現實，把它當一場惡夢，自己逃到夢幻般美麗的藝術國度中找尋安慰。她上的學校都是最好的，最受衆人讚譽的，却也是可咀咒的。它給了她知識、榮譽、却也無情的熄滅她心上迸現的一朵朵火花，也抹煞了她智慧發展的靈思。同學們埋首於書本、試卷中，她獨自微笑，獨自悲哭，她在黑暗中摸索前進。艱苦地。

現實不是夢，而是無比的真實，逃避的結果

是一條絕路，面對它！可是，爲什麼，一件事偏是這樣而不是那樣？我爲什麼是我而不是他人？我爲什麼煩惱而不快樂，寂寞而心不寧靜，悲哀而不幸福？爲什麼，我如此深陷痛苦而無法超脫？

對了，超脫！像靈光一閃，但也僅僅是一閃的靈光，周圍沒有半絲空氣告訴她如何超脫。

聯考過去，她從痛苦的磨難中逃出來，考取台大，希望達成的快樂冲昏了她。很奇怪的。她却也沒有忘記報名參加晨曦學社——當她知道那是個研究佛學的社團之時。初聽佛學，「苦」、

生命的曙光

「空」、「無常」並未真正鑽進她的心。她想，她還年輕，要享受自由、青春、歡樂、生命。因此，她投入尋歡作樂的人羣中，可是她又覺得無聊，荒謬。所謂的自由、青春、給她的竟是尖冷的觸角，和無盡的疑惑。她依然不滿足，她的日子並不比在考試煎迫下的生活更快樂，爲什麼？

爲什麼？疑惑、疑惑，答案在那裏？失望像一個越吹越漲的氣球。破了，澈底的絕望像欲雨的蒼穹沈沈蓋下。大二那年暑假。她上了佛光山。

晨曦、夕陽、流水、山嵐、出家人飄然的灰袍無聲來去，她真正認識了佛化生活的清淨美妙。她要投入！她皈依了，她的心飄逸、飛揚、超昇、何等境界！她發誓，此生必不離開佛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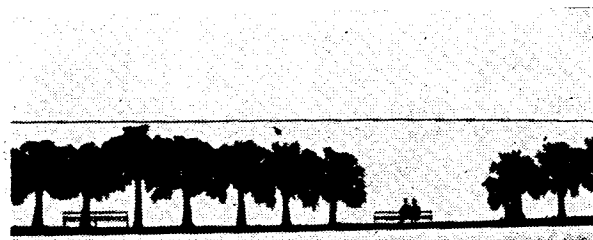
那半個月，是很美的日子，但也僅僅是個微弱的啓示，她並未澈底被佛學浸潤，她仍然有迷惑，她仍然不輟的追尋。

也是因緣和合，在晨曦社中尋到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研究佛學。更重要的，是一起把佛學應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那是一段激進、狂熱的日子，佛學體系的博大精深和奧妙美麗，真正叩響了她的心靈，她毫無保留的把自己交出去，交給佛學。

大三暑假。恰好有機會參加台中的佛學講座，又是一個轉變。過去在佛學中，她迷戀「空」，作無限的否定，捨棄執着的工作，在此時，真正的沈浸在虔誠的氣氛中。理論與生活，理性與感情在佛法中作完全和諧的交融，她重新肯定。在此時，她心中是一片純然的光明清淨。

回到家，回到世俗中，她看到衆人的迷惑顛倒，不論是情或悲心都使她無法坐視。她要真正的把佛法帶入她周圍的世界，她努力著。在學校，尤其在晨曦社中，看見一批批的新生進來了，帶着三年前她亦曾有過的疑惑，她更努力的要吧佛學介紹給他們。在學社，她實際的主持著學術方面的工作，她多麼期望他們能省却一段她曾有過的痛苦掙扎，而幸運的在佛學中認識真理之路，她努力著。

日子依然流逝，雖然也有不精進的時候，但她的步伐踏得穩穩的，雙眼凝視自己，自己的路，和悲苦的衆生。不論今生能否成就、解脫，她一樣的會努力不懈。



佛教書院詩課

松柏森森雜花放。莊嚴佛殿高且堅。
真誠純潔神來格。合掌禱告寸心虔。
但願衆生同禮佛。無災無難萬斯年。

古寺聞鐘

會基

幽林古道上。嘹亮古鐘聲。梵音入我心。
塵念不復萌。菩提日日長。覺樹枝葉清。
勤修戒定慧。端憑一念誠。寂寂空空處。
澹然忘世情。俗世名與利。於我無所爭。
解悟二空理。邁向涅槃城。

清水灣

漠漠無邊際。碧波萬頃清。
心空何所掛。浩蕩赴前程。

述懷

世途多坎坷。如嘗苦辣味。塵俗原如此。
榮華何足貴。萬般皆當滅。可貴嬰兒氣。
茫渺瞻前程。修善堪自慰。

述懷

李家永

憶昔少年時。任意隨所之。春伴蜂蝶舞。
夏至水之湄。往事如流水。惆悵不勝歎。
何當策駑馬。衢路早奔馳。

咏鶴

不向林中唱。雲深兩翅開。
遠拋名利念。月下對松梅。

與友茗談

比鄰同窗友。過從常叙首。
博奕齊共讀。情誼始年幼。
互吐肺腑言。茗談滋味厚。
上下五千年。惟知君與某。

蠶

春蠶寄倚綠桑箕，起臥居游總合宜。
作繭一朝絲任吐，偏忘自縛仲春時。

東望王師

一年復一年。翹首問蒼天。
何日王師至。妖氛盡蕩然。

端午競渡

韓堯森

龍舟競渡鼓聲頻。木槳翻飛不顧身。
萬衆忘形齊吶喊。一時雷動大江濱。

清水灣

炎夏綠水繞蒼山。星帆點點往復還。
火傘高懸浮碧海。沙灘仰臥半日閒。
喜見羣鷗隨波泛。靜聽狂濤拍海灣。
清風拂去心頭熱。煩囂盡盡暫開顏。
漫步林邊尋芳草。幽蘭未見嘆緣慳。
人生願似蓮出水。亭亭花放色爛斑。

梵宇聞鐘

聲滿禪林日暮鐘。西山剎那現長虹。
驚鴻一瞥原虛幻。禮佛研經悟色空。

鷄

徒生兩翼謫几塵。破曉啼聲報早晨。
何日飛翔天外去。脫離苦海自由身。

喜遇故人

黃家忠

輪渡江心遇故知。逢君今夕恨何遲。
天涯海角終能會。再度逢君又幾時。

元旦

梁國柱

萬象多生氣。更元此日逢。
偶隨童子戲。春色滿庭中。

古寺聞鐘

許佩娟

不聞爆竹聲響。瑞氣依然極盛。
大家拱手賀年。預祝人康國慶。

風和日麗好山川。一舸逍遙破水烟。
捨舟登陸荃灣過。粉蝶穿花舞翩跹。
忽聞鐘聲遠處來。巍巍古寺在眼前。

元旦

林大雲

青年

應否

出家論

佛教書院 潘式銓

這一個問題，對於一個從未對佛教有所認識的人來說，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但對於一個佛教青年則大有商榷之餘地。尤其是現今的青年，其地位隨着世界的轉變而漸次提高，已不同於往日處於被動的地位，祇懂得蕭規曹隨，墨守成法。現代的青年是主動的，創發的，及有領導影響的。故此青年對這一個世界是具有很大的推動力，而被稱為未來社會之棟樑，世界之主人翁。

在佛教方面來說，更形需要青年來維護、來推進。當知青年出家，是有其深長意義與神聖使命的，因為僧人是佛教的代表，是佛教傳播的主要媒介，假若青年的一代，不接替上一代，長江後浪不推前浪，那麼崇高救世的佛教如何流傳到二千多年後的今天？因此青年出家不但為追求生命的真義，展拓自己新的生活，還要承先啓後，繼往開來，把佛法發揚光大。

但究竟青年出家後，對於他自己本身家庭以至社會、國家會有什麼影響呢？現在讓我們細心地研究分析一下。就和前面所說，青年是社會之棟樑，世界未來之主人翁，假如一早出了家，那麼對於社會豈不是一大損失？但實際上出了家的青年，對社會人類的貢獻才是最廣大無限的。我們都知道，凡是追隨佛陀出家的弟子，皆捨棄家

庭私慾的佔有，不為個人名利，和妻兒所累。所以，有大量的時間精力，可以專心致力來為社會服務；本着佛陀的崇高宗旨，抱着無我犧牲的精神，不計較報酬，在度化衆生的前提下辛勤工作着。所以青年出家，不但不會使社會有所損失，反而擁有了更好的生力軍，足以促進社會的進步和人類永恆的福祉，理想世界的實現。

有些人則顧慮到，青年們出了家，社會上的一切就沒有人接班、維繫，世界的科學文明將要滯留在某一階段或甚至乎退縮。而所謂時代的長江後浪推前浪就祇有限在佛教，那麼佛教豈不變了自私？然而這是無須顧慮的，其實出家人除了不參與政治之外，是可從事任何利世工作；可作科學家、醫生、教師，凡是與慈善、文化、教育有關之事業，都是可以做的。所以社會是不愁沒有接班人，世界文明也不愁退化。

好了，青年出家對於外間的影響確是好比壞的多，但青年出家於其本身及家庭的影響又如何呢？這似乎是一個難題。首先我們都知道，佛教的哲理是崇高的，自佛教傳入中國後，佛理對於每一個朝代的儒士都會結了不解之緣，而佛教學術對於中國歷年的文化影響尤深，其貢獻是不能以電子計算機加以估量的，所以佛理定必有其湛

深之處，賢人學士才以佛理為一門重要學問。同時，於各朝代的有名法師，都是飽學之士，如東晉的法顯法師，唐代的玄奘法師，都是對文化學術有重大貢獻的功臣。假如青年人出家後，有大量時間來薰陶佛法，對其本人品德學問，以至志氣抱負都得益不少，起碼解決了現今世界各地最嚴重的青年問題。把青年導進正軌，實在是青年人的一條光明大道。

論及家庭的影響，似乎是青年出家的最大絆腳石；然而看深一層，也祇不過是一種形式上的障礙罷了。不錯，一般人看來，出了家則是違背孝道之行爲，而孝道却是我國民一直引以自豪的，假如青年出了家，那麼哀哀父母，又由誰來奉養呢？殊不知出了家的青年，並沒有限制不准供養雙親於終年，而且不祇是供給物質生活，進而開導他們人生的真諦，永恆安樂的歸宿，給予究竟的解脫。難道這不是比一般世俗的孝道更具意義嗎？最後還有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古語有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豈不是也祇觸到孝道嗎？其實你如果明白到一切衆生，皆在六道輪迴中，頭出頭沒，解脫無期。你的俗世責任，生兒育女祇不過多製造幾位苦命兒，把另一生命帶到這世上受生老病死之苦罷了。而這新到的生命也可能在生生世世之前爲你的父母，而你現在的父母亦可能在生生世世之後做你的兒女。所以男女的結合祇不過是六道輪迴，循環不息時所借用的工具而已。而我們何不及早出家，同時帶領一切衆生修道，令我及彼等早登涅槃，跳出六道輪迴的苦海呢？蓮華化生的世界，清淨、自在、無私、正是我們所期待嚮往的。

從以上分析，青年出家是不成問題的，對自己，對家庭，社會，乃至全世界人類，不但不會有任何不良影響或損失，相反地適足以開拓圓滿、幸福、永恆、正覺的人生，創造更安寧、清淨、可愛、理想的世界。不過，話說回來，出家是

一 得 之 見 兩 則

■李家永■

(一) 有仇不報非君子？君子不念舊惡？

當一個人立意要向別人報復時，一定是以「有仇不報非君子」為藉口的。而當旁人勸阻他時，則往往以「君子不念舊惡」為勸解之詞。那麼，究竟誰是誰非呢？

這兩句話在表面看來十分矛盾，但如果深入一層想想就可體悟出它們之間其實並無矛盾的地方，其中微妙之處就在前句的「仇」字與後句的「惡」字在字義上的差異：

「仇」者，國仇也、家恨也；

「惡」者，私人之積怨嫌隙也。

對於國仇、家恨，稍有血性、良心的人都會義不容辭地去報的。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也。不報者不是貪生怕死之輩，就是賣國賊、漢奸之流——「統統是一些「沒有良心的人」，甚至至是「涼血動物」。

至於私怨舊惡，稍有修養者——所謂「君子」是不會斤斤計較的，更不會念念不忘而思有以報復了。

大雅「君子」以為然否？

X X X X X

(二)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

有人說：「時勢造英雄。」另有人謂：「不，英雄造時勢才對。」並因此而爭辯起來，各自舉出歷史上的事實以支持其論點。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有千秋。

那麼，究竟是公說的有理呢？還是婆說的有理呢？答案是：公有理時婆也有理，總言之，大家都有理。那麼，這是怎樣說的？且讓我慢慢道來吧。事實上，是先有一個特殊的「時勢」，然後才有一個或多個「英雄」出來應付它。此之謂「時勢造英雄」也。這個（些）英雄在應付它時，時勢便跟着轉變，一個新的時勢亦從而逐漸形成了。此之謂「英雄造時勢」也。

遠者不說，就舉六十年前的「革命運動」為例吧。在清朝末期，政治腐敗，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列強入侵。瓜分勢力範圍，使中國淪為次殖民地，幾有亡國之虞。當時一般有識之士，尤其是血氣方剛的青年，目睹國土淪亡，深感滿清政府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再加上二百多年來飽受異族之欺凌壓迫，舊恨新仇不共戴天，此時不報更待何時？於是進行革命運動以推翻之。他們拋頭顱、灑熱血、赴湯蹈火，前仆後繼，視死如歸。經過十次失敗，終於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起義成功，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辛亥革命」了。

由此可見，「時勢造英雄」與「英雄造時勢」這兩句話並無對錯之分，有者只是時間上先後（先是時勢造英雄，後是英雄造時勢）之別罷了。

不能勉強的，那種淡泊、寂寞、克苦的生活，不是人人過得來的。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缺乏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為佛教、為眾生的自我犧牲精神，決不能負起弘揚佛教，令正法久住的神聖使命！出家與否，首先要看自己已有無堅定意志，拋棄俗世物慾的毅力；同時要考察自己個性、志趣，是否能適應出家的生活。理想不是一蹴可幾，事實與理想之間的距離，需要我人逐步努力而使其縮短乃至完成。假如發覺自己不夠出家資格，也無須為此而失望。佛門弟子有四眾之別，不出家同樣可以學佛，同樣具有佛性，只要信心具足，正見增上，在家不著家，而作非家之想，不染塵慾，將來仍大有成佛的可能。明白這一道理，一般怕出家而使人類絕種的杞人憂天的想法，可以不攻自破了。最後，讓我在此再呼喚一聲：各位青年朋友們！佛教正需要我們來實踐、闡揚、光大，而我們亦需要佛教正理的開導，解救與啟悟，這正是一條救己救人的康莊大道，而更應是放棄一切自我執着而皈依我佛，獲得新生的機會。





大嶼山鳳凰峯寶蓮寺

慧命長老就任方丈

敏智法師主持送座

（本刊訊）香港佛教勝地大嶼山寶蓮寺筏可和尚於今年四月間圓寂後，經該寺董事會從詳遴選，以慧命法師功行資歷最深，一致通過請他出任方丈，冀能承先啓後，廣弘佛法。

九月九日（陰曆八月初二日）上午十時半，在寶蓮寺大雄寶殿內舉行陞座典禮，請本港耆德敏智法師主持送座，先由敏智法師引導慧老至大雄寶殿前，交上袈裟、塵拂、錫杖、如意，慧老次第接過，然後走近佛前，向釋尊及諸菩薩頂禮三拜。繼而就座，舉起塵拂，宣說自己意願並述法語云：「高山豐地湧樓台，樓閣重重彈指開，今且十方同聚會，因緣如是幾生來。慧命宗欠澈悟，教未精研，德學兩無，慚愧殊甚。今承董事會各位法師，不以愚拙為嫌，請為本寺方丈，固辭不獲，勉力擔當。本寺注重禪宗，兼講經教。原夫宗教兩門，互不相碍，宗即無學之教，教即有字之宗；離宗無以立教，離教難可標宗。不惟

相成相即，實且互攝互融。所以達摩傳禪於慧可，授楞伽以印心；黃梅付法於慧能以金剛經，多依據此也。茲當就座伊始，繼承家風。惟願三寶加被，龍天庇佑，檀那擁護，兩序扶持，期使山內清淨，海象安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雖然如是，即今陞座一句，又作麼生呢？大道分明在目前，離諸名相絕言詮，愧無建樹光斯教，賴有拈花究妙禪，藉指應看心上月，聞聲誰悟性中天，本來清淨無他事，渴飲飢餐樂年年。」至此，由敏智法師引導各僧衆善信，一齊向慧老拜賀；慧老答謝並向敏老拜辭。典禮完畢，全體僧衆善信，共進齋筵。是日參禮者有本港佛教領袖洗塵、諸山長老，暨佛門信衆等千餘人，場面熱烈，盛況空前。

香港佛教書院

實行導師制

（本刊訊）香港佛教書院為使在該院肄業學生達成德智雙修之目的，并使現在從事工、商、文教各行業有志青年得受高深學術起見，自本年度起做照歐美著名大學成規，實行導師制，與大學之推廣教育制度。前者教授與學生打成一片，除課堂進行知識、技術之探討研究，課後輔導學生公民道德與夫完美人格之薰陶啓示。使學生畢業後能與人和諧相處，友愛合作。至於後者，乃給予在職青年具有入大學攻讀條件者，開一方便之門。即該等青年俱可申請在該院肄業。通常大專肄業為四年，修完一四二學分即可畢業。現採彈性方式，規定學分可以延長至五年或六年修完。凡修完規定學分者，一樣可以畢業。又該院英國語文學系主任伍福現博士，為專心策劃系務，已辭去其他院校教學工作。據透露：今後該系二年級以上學生，採用英國牛津大學導師制。對個別學生之感受力、理解力、和表現力加以注意輔

導。尤其着重學生聽、講、讀、寫之圓滿訓練，本年度除廣開一般文學課程外，更加開英美文學研究，由伍博士主講云。

中國文化學院曉雲法師

蒞臨澳洲展開弘法活動

（本刊澳洲航訊）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禮請中華民國文化學院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曉雲法師蒞臨澳洲弘法，並駐錫本社推行各項佛教活動。

曉雲法師於八月一日晚抵達澳洲第一大城市雪梨。次日即親自指揮信衆佈置佛堂，本社佛堂經過此位佛學家兼藝術家匠心佈置後，成為一所極富有東方佛教色彩的莊嚴道場。各界來此參加人士，莫不讚歎。八月六日正式供奉本師釋迦佛像，此聖像乃曉雲法師與台灣蓮華學佛園同學敬繪所贈送。八月九日晚曉雲法師即展開弘法活動，編訂每晚所應舉行的各項佛教活動節目：自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九日止，除星期一休息外，星期二講經，星期三坐禪，星期四念佛及晚課，星期五講經，星期六佛教藝術，星期日坐禪。此外並放映幻燈片介紹中國佛教文化及藝術。八月十九日為人類學會之請求特別舉行普佛法會以象結善緣，場面十分莊嚴，約十餘人參加，其他則為觀禮。九月三日本社與雪梨美術館合辦，特為曉雲法師舉行個人美術作品之畫展，由中國總領事主持開幕。此亦佛教文化事業而宣揚佛法。九月十日及十七日舉行公開性之通俗講座，講題為「佛法與現代人生」及「佛教之真諦」。

連日雪梨各報刊物及電台皆來採訪資料，已經陸續發表，廣為介紹，可見澳洲對亞洲文化及佛教之重視，中國大乘佛法此次為首創展開宣化之工作，雖屬播種時期性質，而能獲得社會新聞界之注意，亦是可喜之佳兆。在澳洲目前宗教仍頗複雜，婆羅門教、瑜伽術，皆為此方人士樂於

以爲健身之信仰。至於天主教及基督教則爲根本之宗教信奉。然澳洲青年，根據當地一位記者之意見，二十餘歲之青年人多對東方文化特感興趣。佛教如欲盛行於澳洲，爲一般青年人所樂意接受，必行方便化度之法，方易收效。曉雲法師來澳弘法月餘，甚得華僑暨澳人之歡迎，因暑假期限將過，急需返台開課，已於九月廿五日離澳，經港返台云。

佛教慈幼院破土典禮

（本刊台北訊）台北縣樹林鎮千霞山海明寺，自悟明法師開山建寺刻苦經營十餘年來，已成爲台北近郊環境清幽佛教聖地。近年來有不少顯要人士登山遊覽訪道，何應欽將軍，馬壽華先生等經常蒞寺小甜，前省主席陳大慶率廿餘縣縣長蒞寺並進素齋。悟明法師亦在不斷的興建工程，於七月三日興建佛教慈幼（孤兒）院已舉行破土典禮，近日即將開工，預計五個月竣工開始收養孤苦貧寒子女。悟明法師說：「創建慈幼院的宗旨，是爲國家盡一份責任，減少一點國家負擔，教養孤苦貧寒的兒女走上善道的基礎，進一步能淨化社會，這亦是佛教家應做的事業。收養對象：由一歲至十歲的孤兒，貧寒家的兒女，教養到大學畢業，隨其志願代爲謀職。」是日破土儀式，先由悟明法師領眾念大悲神咒灑淨，後由董事長黃子欽親自破土，應邀觀禮者有鎮長林慶福，該寺護法會主委趙登，民衆服務站主任戴鵬程，設計工程師李松蒲，建造工程師何炳煌。並議決七月八日開工，在三個月內第一層如期竣工。

台北千霞山海明寺傳授千佛護國在家菩薩戒會緣起

悟明

（本刊台北訊）本寺爲淨化社會，促進人心向善，減少一切災害，續佛慧命。及籌建佛教孤兒院經費，舉行傳授在家三皈、五戒、菩薩戒，傳戒及護戒受戒者，當獲福慧無量，功德殊勝，不可思議也，受三皈者，得九種功德利益。

皈依佛：一、福足；二、慧足；三、不墮地獄。

皈依法：一、遠離一切慾念；二、身心自在；三、不墮餓鬼。

皈依僧：一、能聞正法；二、智慧增長；三、不墮畜生。

受五戒者，得二十種功德利益。不殺害生命

：能得長壽，少病。不偷盜他人財物：能得到別人尊敬、自己當獲大富、大貴。不邪淫：能得到身心健康。自己的妻女不被別人欺辱。不妄語：能令人崇敬、信仰、擁護，得大富貴。不飲酒：少病、少惱、增長智慧。能受此五戒者，除三惡道苦，能生人天善道之樂。受菩薩戒者：獲得八種殊勝功德，六種神通。能越六趣三乘。常爲天龍八部善神守護。假使有人發心供養受菩薩戒者，當得福田殊勝利益功德。故傳戒、護戒、受戒三爲一體，共同發心發願。共得獲福壽無量。敬請本寺護法，各界善信，發心樂捐縵衣，打齋供佛結緣，使傳戒法會順利圓滿，則功德無量也。

啓建護國息災大法會通告

（本刊台南訊）有文化古都之稱的台南市各界，爲抗議日本田中媚匪謬行，祈禱中華民國國運昌隆，宏揚大乘佛法，化導世界人心，改惡向善。從國曆十月五日（農曆八月廿八日）起，舉行護國息災大法會十四天，現聘戒行莊嚴僧伽，誦誦金剛般若經。恭請德高望衆，善說法要，佛教尊宿，淨宗大德，基隆八堵正道山海會寺，時年七十三歲，道源老法師蒞南演講金剛般若經。

按金剛般若經，以天台宗智者大師判教，是佛陀第四時所說的大法，成佛捷徑，爲弟子們轉教付財之妙典，包羅萬有，趣味宏深，對宇宙人生，都解釋的非常透徹美滿。而於吾人素養，無住生心，降心離相的悟境，更有清遠閑放的啓示，但不遇高僧開導，世人單看文字，是莫名其妙的。讀誦者，延年益壽，福祿高增！追荐者，離苦得樂，早得超昇！

一、大法會誦經：上午九點半，福壽堂同向。

一、大法會講經：晚七點半至九點半，國語演講，台語翻譯。

一、大法會消災超荐：應十方善信請求，設立消災超荐牌位，歡迎參加設位，每一個牌位功德金二百元，願意贊助法會，特別捐獻者例外。

一、大法會地點：台灣台南市中正路市議會對面，新建大樓湛然寺（郵政劃撥五二四八湛然精舍）您願爲國盡忠嗎？竭誠歡迎。

各界人士光臨參加大法會！

壬子年台南市各界啓建

護國息災講經籌備會謹啓

書法學會會員書展

兩法師作品參展

(本刊台北訊) 中華民國中國書法學會，為復興中華固有文化、宏揚書法藝術、鼓勵會員研習書法起見，特於國曆九月廿一日上午十時，假台北市襄陽路台灣省立博物館畫廊，舉行第三屆為期八天之會員書法展覽，是日由該會理事長馬壽華(木軒)老先生揭幕，儀式簡單而隆重。展出之作品，均經審查委員會審查合格之作品，共百餘件，包括真、草、隸、篆等，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我佛教界廣元、惟誠兩位法師以篆、行作品參加這項展出，頗獲各界名儒佳評。

廣元法師，安徽太和人，現年四十七歲，幼出身書香門第，來台後，從馬老先生(壽華)學行，頗得老先生之骨髓，為馬老先生之得意入室弟子。曾於民國五十三年，以書畫假台北市中山堂展出，譽滿藝壇，馳名中外，其造詣之深，可以想見。

惟誠法師，台灣花蓮人，現年二十六歲，出身農家，苦學有成，曾任慈濟、觀光世界、台灣今日觀光等報刊記者，今年仲夏，曾以王體之「蘭亭集叙」參加中日書道聯展應徵，獲選參加東京書道展覽，甚得好評。(呂清泉)

歲次壬子香港僧伽會

水陸法會供養

表像功德芳名

葉覺音 壹千元
李淑慈 貳百元
慈航蓮院、張性宜 貳百元
鄭黃素治 壹百元
鄭德潔 壹百元

寬如法師 五十元

寬榮法師 五十元

黎覺德 五十元

黎覺仁 五十元

釋諦護 四十五元

尹許蔡麥英 四十五元

沈宅合家、招張覺德、潘然記、黃覺予。 以上各位各三十元

黃寬慧、李寬潔、麥惠娟、鄧覺清、梁秀瓊、胡黃美英、李娣、李璧輝、宋覺塵。 以上各位各二十元

陳淨社 十五元

余寬琰、雷晶磊、陸紹珠、林偉記、鄭智寬、劉宅、梁具成、釋淨華法師、李覺味、梁覺賢、鄧錦河、余時鐘、陶添福、陶醺林、羅巧堅、陳柏成、勞油光、黃直、黃校油、林豪、黃明蘭、陳淨見、許七、鄭寬梅、李淨溶、陳覺松、李智慧、陳宅、馮慧文、鄧軒雲、釋德寬法師、李派銳、李派全、吳靜衡、李潔容、陳竹君、李福安、黃承德堂、陳寬本、許覺明。 以上各位各十元

陳關達賢 六元五角

羅覺寬、何覺福、釋寬儉、釋宏覺、釋淨翠、釋寬妙、釋淨覺、洗覺常、孔笑、張柳修、袁角堆、歐宅、潘印古、張志剛、江影連、鄭重周、林榮、陸榮基、鄧覺英、伍英芳、伍錦翹、潘秀發、江二女、亞松、楊藻英、楊藻玉、容煥、歐靜權、歐達材、陳美、何廣正。 以上各位各五元

善明 三元
李文傑 一元

香港佛教僧伽會敬啟

一九七二年九月卅日

本刊收支報告

一、收入

上期結存

三八九·六五

本期捐款

三、三二七·九五

總計收入

三、七一七·六〇

二、支出

第六期印刷費

二、一九五·四〇

第六期郵寄費

二、三二二·二〇

第六期雜費

二、九〇·〇〇

總計支出

二、七一七·六〇

三、總結

收入支出相抵結存

一、〇〇〇·〇〇

內明雜誌社謹啟

一九七二、十、三

捐款鳴謝

妙法寺捐助

三、二三七·九五

寶燈法師

一〇〇·〇〇

禪慧法師

三〇·〇〇

廣愉法師

三〇·〇〇

陳覺慧居士

五〇·〇〇

關霍蓮祝居士

三〇·〇〇

林少彬居士

二五·〇〇

陳寬屏居士

二五·〇〇

更正：上期「賢則」五〇元係「賢寂」法師之誤排。

內明雜誌社謹啟

一九七二、十、三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為

香港佛教書院第二期建校舉辦

壬子年（一九七二）重陽恩親水陸息災法會緣啓

溯自因緣轉變，佛法南傳，香港佛教盛極一時。佛教僧伽，在家居士，發心興辦教育，舉辦各種社會福利事業，出錢出力，不敢後人，各國人士，對佛教徒印象至佳，在近代佛教史上已展開新的一頁。

敝會深感僧伽本身責艱任重，欲續佛慧命，

莫若教育下一代僧伽青年，弘揚佛法，服務社會，興辦福利事業，及推廣教育，尤須訓練專上青年。敝會同人乃竭盡棉力創辦佛教書院。分設佛

學、文史、英文、工管、社教、藝術六系。另設大學預科，及英文中學。一九六五年九月開辦，並經港府教育司署核准立案，註冊為牟利大專

三年以來外蒙社會賢達，文化先進，及政府有關部門之匡扶指導，內賴全體教師之通力合作，校務遂得循序發展，蒸蒸日上。以學生人數言：

一九六九年僅有二二六人，一九七〇年增至八七六人，一九七一年激增至一五〇四人，以言學

生之成績；大學頂科歷年參加中文大學，倫敦大

學、香港大學入學試，合格率均達百分之三十五

以上。一九七一年度更為突出，參加中文大學入

學試五科以上合格者其八十一名。合格率佔百分

之三十五以上，若以個別學科言：英文百分之九十五，數學百分之七十五，世史百分之七十，國文百分之七十八，中史百分之六十五，化學百分之五十七，高數百分之四十八，地理百分之四十四，物理百份之三十七（按中文大學本年入學全港學生之合格率為百分之三十三）。

英文中學自一九七零年辦理以來，以設備師資均能令教育當局滿意，本年四月業經核准為三年補助中學之一。

在圖書設備方面：吾人一開始便認為非有充實之圖書不可，一面廣事搜羅，一面函請各方捐贈，截至目前已有實用圖書二萬餘冊。

至於佛教書院校舍，初承東蓮覺苑將荃灣弘法精舍借出作為校址，第以遠離市區，為便利教授與學生上課，乃租賃九龍福華街居禮書院，一面以數萬元將弘法精舍加以裝修，作為佛教書院圖書館，美術陳列館，及佛學系學生宿舍。一九

七零年三月以發展上之需要已購得九龍深水埗醫局街一七六——一七八號，六層樓宇一座，買價連同裝修共用港幣捌拾餘萬元。

惟因學生人數，逐年增加，原有課室，供不應求，迫不得已，又於一九七一年三月續購置荔枝角道三二五、三二七、三二九號三個單位，舊樓三幢，現已開始拆建。該新校舍高七層，共有課室二十四間，全部建築費約需港幣兩百餘萬元，預期一九七三年九月落成啟用，為籌募上述建校築費，啓建壬子年重陽恩親水陸法會、地點：仍在荃灣弘法精舍，由農曆九月初六日（十月十二日）至九月十二日（十月十八日）圓滿，一連七晝夜佛事，雲集港九高僧大德數百人，分設下列七壇：（一）內壇（二）大壇（三）華嚴壇（四）法華壇（五）楞嚴壇（六）諸經壇（七）淨土壇，以此殊勝功德，迴向佛法圓通，教育普及世界和平，人民安樂，超薦世界各國陣亡將士，羅難災民，使法界有情；四生六道，及一切過去衆生同登極樂。伏望：海內外高僧大德，護法大居士，仍本以往愛護本會熱忱，慨解仁囊，共勳善舉；使本會購置校舍得以順利完成，將來佛教書院得到預期發展，則佛教有幸，衆生有幸，福有攸歸矣。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

主席 釋洗塵
副主席 釋寶燈
暨全體董事謹啓

本刊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